

歙州王文治先生著

# 後村雜記

挹香居藏版

謝上蔡初游程門涉獵史傳雅以該博自負程子數言也蓋善讀史者以為格物精義之用否則每謂審說理要茫如雖以上蔡之賢不免為玩物喪志而已後見程子讀史不差一字上蔡初不服久乃悔悟上蔡學道人也故其勇於服善如此陳龍川學不志於道專以史學自豪著酌古論三國紀年諸書質之東萊復書諷其著述太早宜玩索完養以求其所未至其意雖不同於程子而所以摩切龍川者蓋亦至矣余少苦多病和藥之暇時覽諸史以消遣時日精力委弊不獲廣微切究以

窮史學之蘊奧偶有所見隨筆識之間以示我子姪童  
稚謬阿乃翁可以問世并其記序論說諸文彙為一  
集謀付鏤梓余聞之頗頷而歎曰龍川學問淵源不及  
上蔡余之才力庸劣更去龍川遠甚乃上蔡已見斥於  
程子何有於龍川又何有於余且言之無文雜而不貫  
吾方自悔其妄發正蹈著述太早之譏奈何其暴吾過  
耶既而思之凡人平生所論著其是非得失要不可不  
明質諸天下苟拘虛而自足或諱疾而忌醫是同歸於  
自棄而已天下之大豈無謝上蔡呂東萊其人者爾之

師翁先生蘭友方鍵開空谷篤志窮經程子所謂為切  
問近思之學者也爾其先以是編質之當必有以教我  
康熙戊子三月朔日王文治書

後村雜著目錄

歙州王文治後村著

侄天印山立

校

子斯大昕

卷上

五言古詩鈔序

送黃際飛游太學序

甯稿初編自序

送劉大山會試序

甯稿續編自序

贈黃際飛中副榜序

寄邵義書先生書

寄劉大山太史書

古今取士論

科第論

小人說

夫婦說

人說

蓄蘭說

農說

士說

續士說

失錢者說

小像自記

題徐壇長為余作小像記後

題孫二允制藝後

跋汪南塹垂釣圖

告鼠文

卷中

伍負論

楚漢興亡論

彭越奇兵論

英布論

陳平周勃論

袁盎鼂錯論

漢武帝唐太宗宋神宗論

漢武帝用法論

李固論

五代之亂論

唐宋立國論

唐太宗納諫論

唐平高麗論

唐元宗論

唐憲宗論

唐元和諸相論

後唐君相論

張憲任園論

宋太祖論

宋太宗明成祖論

寇準論

王旦論

明清難諸臣論

明世宗繼統論

廷杖論

明季亂亡論

卷下

秦始皇

漢高帝一

漢高帝二

曹參王安石

謝通

樊噲季布

賈誼董仲舒

漢武帝得失

汲黯

公孫弘

韓安國

史漢詳畧

韓信傳贊

司馬遷作史

司馬遷自序

張禹孔光

曹操徐溫

彌衡荀彧

王右軍

陸柳封建論

謝弘微

范曄

梁武帝唐元宗

獨孤后

蘇威趙普

唐高祖

唐太宗議論

唐太宗一

唐太宗二

唐高宗

陳子昂朱敬則

師弟

張九齡

李白

唐宣宗明世宗

呂溫論文

梁肅論西伯受命稱王

呂才論陰陽祿命

官妓

張昭遠

明儒媚佛

于謙

茅坤

舊京敝俗

後村雜著 卷上

五言古詩鈔序

文治鈔五言古詩彙爲一冊於晉宋取陶潛氏謝朓氏  
於唐取張九齡氏儲光羲氏王維氏孟浩然氏常建氏  
王昌齡氏韋應物氏柳宗元氏凡十家共詩若干首既  
卒業或過而覽焉曰予之鈔五言古詩而所取者只十  
家何也曰其爲詩也清故竊有取焉耳曰此殆鍾譚之  
旨歟曰非也天地之氣貴清而賤濁故清者爲人濁者  
爲物而人之中固有爲聖賢者此得其氣之純乎清者

後村雜著 卷上

五言古詩鈔序

文治鈔五言古詩彙爲一冊於晉宋取陶潛氏謝朓氏  
於唐取張九齡氏儲光羲氏王維氏孟浩然氏常建氏  
王昌齡氏韋應物氏柳宗元氏凡十家共詩若干首既  
卒業或過而覽焉曰子之鈔五言古詩而所取者只十  
家何也曰其爲詩也清故竊有取焉耳曰此殆鍾譚之  
旨歟曰非也天地之氣貴清而賤濁故清者爲人濁者  
爲物而人之中固有爲聖賢者此得其氣之純乎清者



也或又得其清濁半者焉名雖為人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何乎人之於詩也亦然文詞之發非氣爲之其得乎清濁半者其爲詩也昏而塞綺麗而不成章所謂言之無文者是也惟豪傑之士得其氣之純乎清者以爲詩乃能盡脫其昏塞綺麗之累而粹然一無所雜且氣至於純乎清而詩固有不可勝用者矣騰天潛淵變化萬狀無不宜也否則胸滿絡絕而不能以自達故自古迄今凡詩文之可以傳世而行遠者必以清爲貴而其高下雅俗盛衰升降之故必視其氣體之清濁以爲

支分派別蓋清者生氣濁者死氣萬物莫不由是況於詩乎文治之撰錄古詩而獨取乎其尤清者天之道也詩文之理也於鍾譚伎倆何與乎哉曰然則李杜諸公者獨非清歟曰李杜諸公之詩渾雄高壯原其氣體正自清絕而其詩固不獨以清名世吾是以專取十家譬彼四時錯行孰非元氣而峻潔嚴肅尤可以見其端倪之高妙者惟秋與冬耳然豈得謂春夏與秋冬有二氣耶又豈得謂四時俱備者反獨遺乎秋冬也而詩之爲道也亦若是焉則已矣嗟乎詩道無窮而區區論著者

如此非有所偏而不舉也氣維其清而後可以言詩詩如十家而後可以語清詩維其清而後可以為十家且可以為李杜蓋清之時義大矣豈獨詩之教云爾乎哉

送黃際飛遊太學序

黃子際飛以選拔入太學於其行也諸同人設祖帳郭門外酒酣有引滿進者曰太學功名之都會也際飛才名蓋當世當世鉅公無不翹首企足以暉其來今且進而羽儀於天朝吾知其必有合也王文治曰是殆不然古者家塾黨庠州序莫不有學以造士而其尤秀異者諸侯貢之天子而入於辟廱凡所以教之之具甚設周衰學校廢缺孔子乃推明古大學教人之意定其綱領條目以詔萬世是為今制試士四子書之首篇而由漢

以來其書未驟顯獨太學之制相沿不廢歷唐宋有明  
之代遊其中者尚多負才氣厲名節卓然於高世之論  
而不惑於死生利害之間蓋雖輓近教養之澤不能無  
媿於古而諸公嚴氣正性不甯視太學爲苟且功名之  
地君子猶有取焉今之所爲太學者何如哉其所爲遊  
太學者又何如哉吾觀際飛之爲人也矯矯持風節不  
下於古好學深思論著滿天下近方有意根本之學盡  
發宋元諸儒之說四子書者講明而切究之訂爲一編  
以垂無窮夫四子之書其理至浩博而大學實爲統宗

自學校衰帝王教養之道寢微寢滅孔子毅然起而明  
之而脩已治人之方始大備曾子子思孟子迄於程朱  
相繼推傳教雖不行於上而士乃不敢一日不習於下  
有王者起敦崇實學舉而措之以成天下之人材而開  
億萬年之太平取諸其書無不具者蓋雖論孟中庸亦  
祇以發明其蘊奧而其規模次第實足爲太學萬世之  
章程際飛於此沈潛反覆殆亦有年今旣讀其書且履  
其地必將曠然遐思古先哲王建學之盛心與夫孔孟  
程朱著書立說之深意而痛惜於三代以下之學之未

盡復古而其流極且至於苟且卑賤而不可究詰也夫  
三代造士之具其詳雖不可復見於今矣而脩己治人  
之方載在大學固隨時隨地而無不可見諸施行吾知  
際飛其必有以無負乎孔氏而處今之世有能立乎太  
學之地而允蹈夫孔曾授受之書者誠未有先於吾際  
飛者也如第曰是功名之捷徑而今之太學而已則今  
之人固將有從之者文治既以此語復於坐人又私幸  
際飛之遊真能不媿於古之太學遂書其語以贈其行

窗稿初編自序

余自戊午年始學爲時文時受業於陳尹閣先生至癸  
亥年從李子固先生遊余少善病病輒數月故爲文不  
多稍加芟汰其略有一二語可觀者聊彙而存之蓋人  
於其幼稚時所嬉遊玩弄之物苟一寓目每戀戀不能  
忘而況此編者不獨治少時之所習爲兩先生訂正之  
苦心實具其中又豈得以余文之鄙焉而廢也抑治於  
此尤有感焉者治爲文時先君子年已六十餘家政紛  
拏而每逢三六九爲文之期薄算必遣先生所從容問

後村雜著  
今日爲文如何先生云佳卽喜否則責望治不少貸時袖其文密訪於宗族交遊之能文章者歸必諭治曰某云汝文不佳受病在何許某某又云何汝其識之又慮治獨居孤陋不足以恢宏其志業於是邀結里中俊髦之士月爲文會者二歲集余家每伺文事畢必與諸君痛飲極歡然後散而先慈於是日必手調羹饌視食飲事惟謹又時時舉先君之思以訓飭文治今者檢理舊稿兩大人教督勤渠其情事愴然可接而自顧其文荒謬草率無以仰副萬一未嘗不爲之涕汗交下也人子

事親有以耕田而供子職者矣有以坐賈行商而將其父母者矣莫不各有所事以奉其親而親亦安享其報曰吾之生是子不虛耳不肖若文治亦何所事乎哉其親竭歷而爲之其子鹵莽而報之天下之不孝信無有先於文治者而又奚有於文之工與拙乎嗚呼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送劉大山會試序

康熙壬午冬江浦劉子大山將赴燕京應明年禮部試於時遊從相好者載酒餞之皆依依不能別蓋大山至是而四上公車矣江寧王文治卧病荒齋不獲追隨諸君子後與大山握手話別而竊聞諸君子之饒大山也曰大山聲望甚高每會試榜發海內羣屬意焉其知貢舉者亦視大山得失為典試之榮辱大山文章足以重科第如此吾知茲行之必有合也文治曰大山蓋有志於學古之道者也文章科第云乎哉古之人蚤夜汲汲

不言而躬行其或不得已而有文要皆發之於和順之所積用以扶世立教而非古人之舍其所事以盡心乎此迨漢唐以後學者乃以文學相矜尚采華忘實爭趨浮薄其背古也日以遠而亦非有所矯飾雕繪失其本心求悅人之耳目如今之所為科舉之文者夫漢唐之文已不同於古而今日場屋八股之業又不及漢唐遠甚則并其文亦愈不足言矣而何論於古人不傳之絕學乎蓋古人之學專以謀道故雖其文之傳世行遠者而亦有所不暇為今人之學專以求科第而已故雖其

苟且卑賤至無常於文者亦終身為之而不以為耻由是觀之文章科第今人所尚古之人弗貴焉是固內外義利之極致世道升降之大樞而古今人之所以不相及也吾觀大山諸論著視古人立教之文蓋庶幾無忝而大山自視歆然嘗語余曰士君子讀書明理所學何事願以文章終其身而名後世吾竊耻之其宅心行已無少寬假外雖渾洪中自刻厲世之人徒見其文焉而已其為學如是則其於遇合之事何如邪而況今之所謂科第者其得之也將以何為而或又有不以文章得

之者而其得之不得又有命焉故雖鄉黨自好者亦莫  
不偃息窮巷聽之於時命之適然而無以關乎其心而  
又何與於大山之萬一乎哉嗟乎大山之文誠無媿於  
古矣而脩於身者初不靳勝於文也大山之遇合其命  
則懸於天矣而道彌於中固不待決之於天其進退有  
超然者矣此文章科第不足以言大山而信乎其為有  
事於學古之道者也文治故不揣鄙陋竊妄謂諸君子  
之愛大山無加於文治而文治之知大山也尤深即大  
山於是必有以擇而取之而又念大山年踰四十數上  
公車諸君子祝望勤勤誠不足怪余亦無能重嘗其意  
第欲私請於大山以求証其疇昔之言而病莫能與於  
其行書以告之



宿稿續編自序

余既編次癸亥以前所作時文為一集而自甲子以後諸作復編而次之至丁卯為二集戊辰至癸酉為三集甲戌至壬午為四集纂次之下頗自笑其多事乃既卒業而不勝三歎焉曰余之自棄於文章也甚矣曩者十三四歲時初學為制藝最愛呂晚村先生天蓋樓諸選本年稍長又酷好歸太僕時文稿竊自以謂天地萬物之理載於四子之書固不翅文焉而已而節書為題相題為文則又有語脉具焉時文古文體製雖殊而氣質

神骨必以清真雅健為宗則自有文字以來固未之有  
二也余之矢志於文章者如此而程朱之書秦漢以下  
之文雖亦頗涉其藩籬而未竟其學不能沈潛反覆以  
自得其旨趣而熟識其氣脉神理之所在故其為文冗  
率淺陋不能成章而於先儒所謂田地本根工夫者尤  
未有得焉蓋有其志而無其功曠日廢時以自棄於此  
道者實余之所不能諱也猶幸里中同志諸子憐其可  
教而廢學時時規切以輔其不逮而其講析最久且嚴  
者為黃子際飛龔子斯來張子照人余自媿驚下不能

盡承其教而長善救失厚意何可忘用是編次而存之  
以誌益友之感且以示我後人使知資稟庸猥無有過  
於余者而立志必端取友必慎故其文猶不至於背謬  
已甚為諸君子之所賤簡然以余之立志取友不敢苟  
且從事宜其文之可以傳世而行遠而造就凡近乃止  
於如此而已則又使知用功不可以不勤而余之忍於  
自棄者之果不可訓也後之覽是編者其亦有感於斯  
言而愷然於前車之鑑否邪否則鹵莽為文不自焚棄  
曩既自悞今又以悞我後人斯真可謂之多事也已

贈黃際飛中副榜序

士患不立志又苦自足矜與鄙相轆轤其胸次日以陋  
榮辱得喪之事羣起而黷之以膠乎其心故為博士弟  
子者日夜望登賢書次亦願中副榜副榜於例得準作  
貢生其以貢入棘闈者則又厭薄副榜蓋遇合之黷人  
大率如此而在諸生時為尤甚黃子際飛以選拔入成  
均者六七年至壬午中順天副榜人咸謂黃子闈牘歷  
倒直省諸孝廉不應抑置副車得副車又無加於黃子  
客有與黃子善者尤為之不平過余語其故余曰是豈

足爲黃子道哉黃子少負雋才爲文踔厲風發豪蕩有  
奇氣諸名士皆斂手避之聲名震一時而黃子弗自謂  
善也盡刊削才氣潛心於秦漢八家下迨有明制舉文  
莫不升其堂躋其域如是者既有年則又折衷宋元諸  
儒書沈潛反覆求自得於心不造程朱之室不止蓋黃  
子不自滿足立志甚高所學愈深粹有源本胸中浩浩  
落落獨有千古荒山老屋彈琴讀書樂之終身不厭雖  
使黃子不貢入成均不中副榜何足損其毫末又或使  
黃子大魁天下而儻來之過視其深造自得者何如黃

子雖不得辭吾知其心終不以彼易此也吾子何乃爲  
之戚戚於是容爽然自失曰嗟乎士各有志鴻鵠已翔  
於寥廓而弋人猶候於藪澤吾過矣吾過矣吾不敢復  
論天下士矣於是抗手而別余因書其語以贈黃子

寄邵義書先生書

八月廿四日江寧後學王文治稽首再拜謹奉書於義  
翁先生几前竊聞先生博極羣書盡見古人之源流脉  
絡深思而約取之不徒以淹博為尚涪翁所謂如大禹  
治水底於九州會同者而志行之高真有鳳皇翔於千  
仞氣象學成行尊竝造極地求之古人中不可多得況  
近日浮薄名士乎文治之傾心於左右者久矣近以山  
川阻隔不獲時時奉教每對光風霽月輒為神馳悵望  
何可言昨歲承撰生慈家傳序次周悉簡而有法具得

太史公三昧顧史遷所紀者多豪傑卓詭之迹摹畫震蕩易於出奇而閨門傳錄不過中饋常事所謂卑之無甚高論者乃能并其波瀾意度而盡得之視太史公下筆爲尤難也文治每一莊誦感與涕零追念先慈生平身歷坦途不必有苦節奇行可以震人之耳目而其仁心爲質厚德載物直迥出於苦節奇行之上以文治不孝深恩不能表揚萬一得先生宏文鉅筆賜之傳錄叙述如生旣可以慰文治在疚之慕他日附之大集俾人傳誦又可以借有德之言傳之永久而不感此實先慈

生平淑慎之報故得邀惠於先生豈不孝小子之所敢望顧區區感激之私鑠心洽髓則未嘗有須臾廢也昨晤履安道先生有書來垂意及於不孝自惟大德之未報時用歉仄反辱存問聞命之下益增慙悚今因便郵特此奉訊萬安并陳其中之所景仰銘刻而不能忘者伏冀亮察比讀令予先生大選崇尚體要攘斥一切纖詭伎倆真今日之踞地獅子吼源本庭訓嘉惠後學甚盛舉也不宣

寄劉大山太史書

比聞先生成進士讀書中祕海內之士以此仰望先生者久矣度無不為之舉手加額況在遊從相好者其為欣慰何可勝言而又有為先生惜者曰殿試不得作狀元耳自有制科以來每三年必有一狀元而至今以狀元傳者幾人而讀書立言以不朽於古今者方且如日月之經天久而彌光一時之榮視千載之榮何如固知元與不元不足為先生道也文治不自揣欲作一序以道奉賀之意而久病憊甚竟不能成篇竊以謂士之未

過觀其志既遇觀其守昔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厥後正色立朝出入將相危疑險阻身經百折而剛大之氣浩然無所挫抑朱子謂仁廟時名臣最多要未有及范公者以其能振起天下士大夫禮義廉耻之心爲天地間扶植正氣其有功於斯世者甚大故所建立無不駿偉光明較諸賢尤爲脫灑遂爲一代殊絕人物方今名人才士磊落相望而習熟時俗識形勢巧文自便禮義廉耻之道多闕焉不講者正氣亦少衰矣恭維先生孝友之行正大之品渾洪高雅之度久負

海內重望其生平志趣豈減范公今日身居廟堂厲風節以振士趨使貪夫廉懦夫立天地正氣不至於漸盡泯滅者非先生之責而誰責耶文治之所爲欲作序以奉賀先生者此也否則每三年必有一狀元而其成進士者且以百數矣列庶常者亦以數十計不作元固不足爲先生惜成名選館又豈足爲先生喜乎哉文治竊自謂知先生者故敢以斯言進於左右然苟非先生亦不敢以斯言進彼且謂是腐儒小生不識時務而謬爲此大言以相溷耳其不唾而棄之者幾希矣



古今取士論

昔人謂古之取士以上而求下故士日貴今之取士以下而求上故士日賤又謂漢人以名為治故人材感今人以法為治故人材衰其說甚偉然未可謂之篤論也伊尹就湯不嫌於五孔孟之聖亦云皇皇而自漢以後畔君從賊惑世殃民者大半出於名流致使海內靡然望風而偃由此觀之下何必不可以求上而名又豈盡足以為治哉使今之持世者欲以上而求下以名而為治吾恐弋名釣譽之徒必皆閉門假寐以要上之羅致

內彌禮行外褻美聲視鹿鹿於場屋條例中者且愈增其醜矣大率斯世升降之故惟孟子勘得透徹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而終之曰我亦欲正人心蓋世道之盛衰視乎士君子士君子之貴賤視其人品心術之邪正上之所以為治下之所以致身必於此立其本根而後善其法度以佐之乃為切要不刊之論徒於名法形迹間區區較量得失者皆末也

### 科第論

近人以登科第為顯榮其祖父子謂君子行義則科第為祖父之光小人鷙利則科第適足為祖父之累且凡登科第者固祖父之自食其報所以佑啟後人非後人之能榮其祖父也蓋祖父彊仁慕義敦行善道培植百餘年而後子孫享其餘烈身躋通顯乃得志之後恣睢繆斃力為不善舉前人百餘年所滋息者一旦漸滅殆盡身死之日先世之遺澤既斬我躬之流毒方新致令貴介之家求茲於齊民而不可得是祖父積善之慶以

後村雜錄  
科第而顯亦以科第而亡其以科第起家者祖父之功於子孫何與焉以科第喪家者實爲子孫之罪其有累於祖父也大矣或曰信如子言將科第不足重歟曰非也人有足以重科第者有必待科第以爲重者宋朝科名錄至今相傳不朽以其中有朱考亭文文山兩公耳此人之足以重科第者所謂君子行義足以爲祖父之光也豈特祖父雖天地之大朝廷之尊亦與有榮焉其必待科舉以爲重者患得患失之鄙夫也貽玷科第莫此爲甚又寧獨爲祖父之累而已哉

小人說

虎豹食人蝮蝎遇物輒螫犬甘糞穢鼠善竊物固有之人亦宜然於是有大人先生者起而責之曰爾亦人也而何爲凶毒貪鄙之至於斯極耶嗚呼過矣人物之生也聽於天夫之生人物也聽於自然天旣生君子即不得不生小人者勢也夫豈好生小人哉人旣爲小人即不得不作惡者亦勢也小人豈好作惡哉蓋陰陽偏駁之氣雜揉逆注相迫於不得不然者天且不能違况於人乎彼小人者天旣生之爲凶毒貪鄙之人其聰明材

力不得不爲天供小人之用或使改而爲強仁慕義稍知人間羞恥事則必憔悴無聊一似有鬼神奪之向之聰明才力皆昏廢沮喪而無一可憑悲哉小人亦自苦於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今不諒其情不原其勢而儼然正色以責其所爲是何異責虎豹曰爾何不履生蟲而乃食人責蝮蝎曰爾何不踐生草而乃螫物責鼠以善竊責犬以甘糞而曰爾何不飲高秋之隊露清畏人知也即戾氣所托因質成能苟反其常非妖則妄何獨至於小人而責之其不爲造物者所抑揄幾何

矣且物之類有萬旣不得爲威鳳祥麇而又使之爲虎豹蝮蝎犬鼠者彼之不幸也凶毒貪鄙豈彼之罪也哉蓋亦有所不得已焉耳執其不得已者以爲彼罪是愈增其不幸而終無以大服其心也故曰世之責小人者過也豈非然哉或曰物無知者也誠不能不聽天所爲曾以有知之人而乃下同於物乎曰孟子謂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庶民去之但不得爲君子小人去之乃更浮於禽獸以其有禽獸之心而又濟之以人之聰明材力彼禽獸者何足以及之則雖

欲下同於物不可得已此小人之所以不足責而尤可  
悲歟或曰然則荀卿性惡之說信乎曰非也荀卿不知  
性故誣性為惡余豈論性哉余悲小人也孔子蓋嘗言  
之矣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嗚呼不如此不足以為下  
愚

夫婦說

或云近世五倫道喪幾如具文獨夫婦者為男女所鍾  
情得以不廢是四倫亡而此一倫獨存也可歎也余曰  
不然人之所以鍾情於夫婦者非有見於夫婦之倫之  
道也直以淫故耳其愚下者重視妻子在父母兄弟之  
上又有刻薄而黠者專以妻子供生息之役而好合之  
愛體恤之意絕不可得其失夫婦之道與愚下者相去  
不能一間而要其失亦同歸於淫而已一則劣於好淫  
謂人生之樂莫大乎是故其視妻子也過重而不知夫

婦之倫之不如是之重也一則巧於好惡議淫之外無  
取乎夫婦故其視妻子也過輕而不知夫婦之倫之不  
如是之輕也是夫婦一倫與四倫並亡其所存者惟有一  
淫而夫婦之倫之所以亡者亦正以淫爲之又豈得  
謂四倫廢而此一倫獨存也且信如子言豈獨夫婦之  
倫未嘗亡哉患得患失慕君熱中是卽君臣之倫也繆  
爲孝友要譽鄉黨是卽父子兄弟之倫也名場利藪出  
肺肝相結納而真若可信者是卽朋友之倫也蓋君臣  
父子兄弟朋友之倫其道盡亡所存者利而已矣猶之

夫婦之倫其道盡亡所存者淫而已矣是則真可歎也

人說

董仲舒賢良策對曰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仲長統覆性賦曰保蟲三百人最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惟賴詐偽迭相嚼齧等而下之至於臺隸僮豎唯盜唯竊嗟乎人道之不振也久矣由董之說可以為勸由仲之說可以為戒余故牽連識之為人說以示人而人固有負其詐偽嚼齧之巧以自托

於仁誼禮節且曰吾之號為君子而貴於物者此耳嗚呼此又董仲二公之所不及料者也尚何說哉尚何說哉

蓄蘭說

蓄蘭之家四時各有避忌護視惟謹稍不謹蘭必萎焉而蘭之生於深山窮谷者無人自芳初不知所為避忌也蓋物資於土以爲生蓄蘭於盆砌者其得土之氣不過丈尺間耳植根淺薄則外物得以戕之生於深山窮谷者根本盛大磅礴鬱積其資於土之氣也厚矣外來者何足以相犯而爲之榮悴也哉孔子謂松柏後彫孟子謂周於德者不能亂此物此志也士君子之涉世也或為山澤之蘭或為盆砌之蘭豈有他哉視其所自立



者而已矣

農說

古之爲民者四曰士也農也工商也後世之四民猶古  
之四民也自先王之澤旣竭禮樂法度所以整齊化導  
乎斯民者其具盡廢而後世之士已非復古之士矣其  
爲工與商者亦非復古之爲工爲商者矣惟農夫者耕  
耘收穫歲無寧時終其身不知有紛華靡麗佚游之事  
古所謂脫衣就功暴髮膚而勤四支者至於今猶不改  
蓋後世之民能無媿於古之民者祇此農人而已矣抑  
又有甚者古之時朝廷尊寵農夫在百工商賈之上勞

勸賑恤德意至厚後世之農無是也古之時人占百畝以自給其後則富者田連阡陌農夫無田往往佃人之田具牛種納租稅身其餘幾縣官時有蠲賜皆此田連阡陌者受之而農夫無所與此又古之農所未有也其勤且苦無異於古而又無古者爲農之利且更受其害焉是農夫者固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夫古者天地之初生人之始豈有所謂士農工商者哉耕田鑿井人皆老死不知其他有聖人者出然後擇農之秀者以爲士其巧者爲工而家有餘財以有無相通者亦遂聽其

爲商賈蓋士與工商莫不緣農而起而非曰爾毋爲農之勞而爲士之逸也爾毋爲農之拙而爲工與商之巧也士也者所以敦孝弟明義禮佐天子以治野人者也百工者所以作宮室器用商賈者所以通貨財給其用而資其匱缺者也要皆以安全此農夫而已天下苟無農何取乎有士有工有商而士與工商亦且無所得食而斯民之天絕矣由此言之民之類有四原其始莫非農夫也而其所食者又皆農之力其所任者又皆農之責天下之大本固在農夫奈之何使爲窮民而無告者

也儒衣儒冠者高自位置得志則播其惡於草野奇技淫巧者厚直自封操其贏餘者力過吏勢而農夫求一日之溫飽而不可得蓋凡世之人其得罪於農者既如此其極則又曰天下之至愚而可欺至卑而不足齒者農夫也夫農夫竭其筋力以養人人則騁其智巧以陵虐此農夫而爲之上者猶欲紀綱四民爲天下開太平之業豈可得哉嗟乎井田之制重農敦本之政其不可復講也久矣余獨愛農之無媿於古而又歎其不幸而爲三代以下之農民也於是作農說

士說

或問於余曰士之貴於農工商賈者何也曰勞力以治於人者農而勞心以治人者士也工之事止於宮室器用其志在於求食而商賈之所逐者什一之息而已事莫尊於謀道而謀利爲下此士之所以貴於農工商賈者也雖然此以言乎古之士也古之士日從事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高可以至於聖賢次亦不失爲潔身自好之士得志則功被於天下不得志則獨善其身蓋材無論大小時無論屈伸要皆不失其可貴之意

而後世之士則異乎此矣庸夫豎子白其首於制科之業其巧黠者漁獵聲名以攫取朝廷富若貴窮則暴橫鄉里日營營於苟賤不廉之地以謀其食而終其身古之士其操術也尊於農工商賈而農工商賈莫不蒙其澤後世之士其操術也卑於農等於工商而農工商賈莫不被其害故使古而無士農必無以自安於田野工必無以自安於官府商賈必無以自安於市肆而以今之世無今之士天下之農工商賈自若也且天下而無農則人將無所得食矣天下而無商則百貨無自而聚

矣天下而無工則宮室何自而成器用何自而出矣而士之所為必不可無者果何道乎哉問其修於身者蔑如也問其講貴於治平以副君相之求而有造於斯世斯民者蕩然無有也天下之大未嘗一日無士其實無益於天下豈惟無益又從而害之如是而稱曰後世之士貴於農工商賈而無媿乎四民之首焉吾不信也或曰士之賤也惟其不謀道而謀利也彼商賈之謀利與士何別焉而子以為士并賤於商賈者何也曰商賈市貴粥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要不過居其贏以自肥而

天下之被其毒者寡矣且明明求財利者庶人之事也  
雖商賈半天下而爾為爾我為我豈足為吾道之害哉  
士而謀利其事大於貨財其心險於居貯其利倍於鈞  
校其為伎倆也最鄙而地步又甚高身在室中操戈肆  
毒致使朝廷學校之興科第之舉古聖賢仁義中正之  
訓盡墮壞於讀書識字孳孳為利之一途而天下之為  
農工商賈者亦且更百千年而不獲被真儒至治之澤  
其謀利之害視區區以什一為利者何如而又何暇論  
其實與賤乎吾所以謂後世之士不獨賤於農賤於工

而易彼也顧吾友勤勤懇懇既望其披圖而有得又進  
之以檢身近裡之學咸意亦何可忘其前所稱者固不  
敢以是而自安其後所稱吾竊有志焉而未之逮而要  
不敢不以之自勉也用是敬書其後以識良友之教而  
其平生自棄之罪蓋亦不可得而閉藏云甲申十一月  
望日後村王文治

續士說

余嘗謂古之士謀道而不謀利故貴後世之士謀利而不謀道故賤有質於余者曰士之貴賤視乎其時而已謀利而不謀道者非士之罪也古之士家有百畝足以自給而庠序學校所以陶冶而成就之者其具又甚設內無饑寒之累外有教育之樂此士之所以謀道而不謀利也而後世之士則一切反是仰事俯育生計蕩然不謀利何以自給而朝廷科舉之設名雖為教其實導之以利而已士於此時雖欲專心謀道之事豈可得耶

余曰所貴乎士者為其能卓然有志於道而不為世俗之所搖蕩故尊之曰士而凡民不敢伍焉苟必待人之教養既備而後興於為善不復為惡是特凡民而已尚何以為士哉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然吾觀閭巷之細民猶有甘心窮困而不肯為盜賊以自污者伊川論婦人守節亦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後世之士不必遽至於窮困餓死而乃包藏盜賊之心失身於利慾之途而一切不顧是號為讀書識字者反不如市井之

而并賤於商賈者此也嗟乎後世之士猶古之士也後世之為農工商賈者又非有加於古之農工商賈而孰謂其貴賤倒置者之至於斯極也耶嗚呼是亦弗思而已矣

女子小人也而又安問其教之善與不善乎且古之庠序學校所以造士之具雖已湮廢殆盡而其理具在其書具存士苟有志於求道用以飭躬理人隨其所取無不備者朝廷萃天下之士登之於明倫之堂俾誦習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言語帖括以課其業而又設為科第以次其進取未嘗不欲士之循其名而盡其實縱上以名求我我以實應上上亦烏得而禁之何所歉於古何所疑於今而直為此卑污苟賤以終其身問其人曰儒者也問其言曰仁義道德也問其所謀者則



利祿之事而小人之行也以此之心操此之術雖使生於三代盛時家受百畝豈足饜其谿壑之慾而庠序禮樂之大備亦不過視爲文具苟以遂其自私自利之階梯而所謂謀道不謀利者終無望焉蓋養士教士其法自在朝廷而士莫先於辨義利志於義者利不足以奪之志於利者義亦不足以動之士品之貴賤顧其立志者何如耳於朝廷之法度何與乎哉嗟乎後世之養士者誠無其具矣而初非謀利則可以生不謀利則必至於死也後世之教士者誠有媿於古矣而亦非必禁人之謀道而必驅之以謀利也我實好利而曰上無以養我我實無志於求道而曰上不以道教我志之不立而歸咎於人謂謀利而不謀道者非士之罪也時實爲之嗚呼果時爲之也哉

失鑊者說

語云人有失鑊者疑隣家兒竊之因察其容貌舉止殆無往而不似竊鑊者也後數日既獲鑊乃知向者誤疑隣兒於是察其容貌舉止則又真非竊鑊者嗟乎方其誤疑隣兒也口不能言其心必隱以為恨又必時出微詞以風刺之且自負其察言觀色之巧具能洞矚隱微迨既獲鑊而後爽然而自笑而隣兒不知也於心無所媿於意無所關率其天真日往來於望衡對宇之間而豈知失鑊者之意中有此擾擾乎然使此失鑊者終不

獲鍊則必且日伺隣兒之容貌舉止而隣兒亦遂日冒一竊鍊之情狀以增其疑而益其怒且幸而所疑者竊鍊之事虛實易辨故非久而釋然其或事出無形彼此又不能相爲告語則其妄想幻境必將牢不可破其亦孰從而明之嗚呼世固有過機心之人遭不得已之事而不獲自明如此類者何可勝道吾不悲隣兒之被枉而悲失鍊者之徒自苦也於是乎言

小像自記

康熙甲申冬下相徐子壇長來金陵偕行者爲泰州李于舍子含善寫真爲余作小照數幅首荷鋤次讀書次垂釣次尋梅次看劍次遊嶽圖旣畢舉似坐客或曰似王子或曰不似子含曰吾寫王子蓋斷得其神理寫貌非吾事也嗟乎士生斯世惟有俛首耕田差可告無罪於天下後世否則自放於名山大澤間曠然天遊日與麋鹿爲羣譬彼神龍首尾安在僕自恨多病不能出門戶浪迹遠道恐不克遂願此志未嘗須臾忘也圖以荷

勤始以遊嶽終既屬壇長記之而又感於子含之言聊復自識其大指以曉坐客且使天下後世披其圖者如見其心焉時十月二十有四日後村王文治記

題徐壇長馮余作小像記後

徐子壇長以文章名天下偶過金陵余出此冊索題壇長援筆立成初不加點而詞旨曲折奧衍如此其稱慷慨闕遠之境必中有所得而後有以自高甚善余因中無所得者而必欲把玩是圖以求有得其所得者幾何而其人胸次亦居可知矣又引朱子譏歐公語以示廟切余讀之不禁感然汗下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所托者乃僅出於此而已耶夫古之人托境寫懷以自喻其襟抱者蓋亦多有孔子之居彛浮海使當時有善畫

者未始不可以繪之為圖也而朱子作序贈寫真郭生亦欲徧歷四海之名山大川求其隱君子者而圖之彼一聖一賢者其所寄托何如哉士不幸而生末世不得聖賢以為依歸於道未之有得而放懷高寄既無所與於天下萬世而又不知所謂素位自得之學名曰自遣其實與自暴自棄者等耳以歐陽公之文章風節卓卓如此猶不免為先儒所譏彈其他則又何說然世固有利慾熏心得志則昏然不得志則焦然亦何暇捨其所苦而寄興乎此其為無聊也尤不可問余又安能以此

題孫二允制藝後

昔人云大江自蜀走萬里無聲至石鐘山而有聲蓋生於有所激也孫子二允奇才壯志虎視文壇屢困於童子隊中至辛未秋幾得復失卒以韜鈴之學受知當事當事為之歎息不已知非孫子志也而孫子因自以其不得志者借於帖括以發之摹畫遇合之變態以識其知己之感倘亦有所激而云然乎無怪乎其托興不凡傾瀉橫絕如春葩之爭榮於伊洛而秋濤之怒捲於錢唐也嗚呼孫子之於文也可謂壯矣而吾於此抑有感

馬士君子讀書道古必有浮雲富貴之志然後可以辟  
立萬仞不爲過合之所軒輊而 國家校士設爲文武  
之異途又使學使者操其進退榮辱之柄亦以爲制科  
之例不得不爾而初非以是限乎有志之士而士之自  
命亦自有其遠者大者而不必勞心於此區區者矣是  
孫子不平之鳴不過偶激於一時而其生平浩浩落落  
不爲寵辱之所驚者方且如大江之由岷山赴海門源  
遠流長走萬里而無聲而莫能窺測其涯涘則孫子之  
自命何如邪而遇合之幸不幸者豈足道哉

跋汪南塹垂釣圖

古人見懷抱必有所托昔陳龍川搆抱膝亭屬晦菴先  
生題辭曰各人門前自有景致不必牽扯南陽諸葛君  
也吾甚賞其言南塹汪子一日出其垂釣小照示余余  
思古之人如磻溪老人淮陰壯士富春之羊裘男子固  
皆托於釣以自見者方其卽事騁懷煙波浩淼魚龍悲  
嘯慨焉垂釣於蒼涼寂寞之濱當必各有其寄托之所  
在惜乎數君子者懷之而不言而千載以下又無從叩  
之而一洩其奇也南塹非古人豈必同古人垂釣之意

余非南澨豈知南澨之不同於古人垂釣之意耶客有  
進而言曰東坡云點瑟既希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  
可舞子不見其踞石兀坐冥竿於旁而不欲釣乎是西  
伯之所不能夢漂母之所不能飯者也而人魚兩忘宵  
然喪其所托使披其圖者神游於山高水長之間此非  
南澨之所以釣歟余默然無以應因次其語以跋之不  
知於南澨之意何如也

南澨名用極余伯兄女夫也庚午招余讀書依綠軒  
一日出此圖索題余屬草甫就南澨見之甚喜促余  
書之卷尾余以時方溽暑謝未能也不意明年春南  
澨赴召玉樓子每檢舊稿輒為悵然今年五月其孤  
燾應縣童子試宿余家余語之故燾因奉其圖來展  
閱之次南澨笑貌如生追想依綠軒中把卷索題宛  
然昨日事而自庚午迄今蓋已八年距其亡時亦已  
七年今乃與其幼子相對脫稿可歎也於是泫然流  
涕而書以歸之丁亥歲夏五又識

告鼠文

蓋聞衆萬之生聽於自然凶良貴賤初何擇焉故萬物之中獸居其一毛蟲三百六十爾鼠亦得與乎其間譬則小人詎可與之為緣余豈好辨哉余不得已姑贈爾以春容之大篇服田維牛行地維馬蹇能負重犬能司夜麒麟騶虞德以衛身夔哉不可尚已下逮麋鹿亦超然自適於曠野抑有虎豹戾氣所鍾磨牙吮血食人自封然其材力實高出於羣獸而又潛深伏隲人不易逢望風辟易孰禦其鋒亦羣獸中一世之雄也嗟嗟爾輩



伎倆有幾有皮無骨乖羣異侶既不與人以可畏又不  
與人以可喜悔而嘔腸雖欲學雞犬而未能生而埋地  
祇足以厭盜賊而已矣是爾固羣獸中之最卑而不足  
齒者也乃獸之為害莫爾為甚穿墉穴壁周旋最近夜  
行晝伏踪迹靡定方其見利而同趨也一鼠號召羣鼠  
竝進歡呼疾走醜不可聽及其憑陵肆攫貪饕不遜豪  
黠者既爭先而處強懦鈍者惟嗚嗥呌嘯而舒憤嗟嗟  
爾輩其形甚細其欲易盈起於薄算達乎雞鳴妙解奸  
計一縱一橫農無餘粟爾則食之而肥其體女無餘帛

爾則破之以快爾情孽孽為利惟竊是營歎所得之幾  
何必欲損人害物以為生蓋吾之憫爾鼠也久矣而何  
暇與爾乎細評乃今之云良有所激吾本閔人偶葺一  
室左圖右書聊以度日與爾何仇不蒙憐釋晝則寢息  
於書囊夜則奔騰於几席齧瑤編以破穿鵬短檠而倒  
擲既飽而嬉如怨如慕如訴如泣怪聲忽發咄咄相逼  
致華昏之游宴未終遽懷然驚寤而反側豈不聞先生  
之胸懷如天空海濶乃直為此戚戚耶於是為好語以  
告之曰我自為人爾自為鼠雖同出於大鈞而羣分類

聚實各安其定所余豈爾欺爾莫余侮庖厨之側亦有樽俎何不於彼式飲式食式歌且舞而必擾余於翰墨之府乎客曰東隣有猫爪牙如虎鼠之犯其宇下者必盡殺乃止猶若有餘勇之可賈今吾子不蓄猫而勦之而贈以好言秉筆觀縷鼠而有知得不笑吾子之迂且腐哉余曰不然彼固鼠也堯曰宥之三豈足為仁臯陶曰殺之三又豈足云武且觀閔既多受侮不少羣小之愠人其由來也古矣於一鼠乎何誅而特恐鼠之徂於余而終將自苦也

後村雜著 卷中

伍負論

論者皆曰伍負忠孝人也余謂負非忠孝人也楚平王聽費無忌之讒殺其父負之仇不在平王而在無忌明矣乃楚既誅無忌而負更仇平王何也且使無無忌之讒平王自以其意誅伍奢為負者亦不得而仇之何則君父之尊一也君無罪而殺吾父吾去之可怨之可而殺之以復仇則不可而況君已死矣更鞭其尸仇其子殺其社稷使吳之君卿大夫亂楚之君卿大夫之妻以



是報仇於等夷且或傷其已甚而又何論於宗國之君  
吾父子兄弟所親北面而事之者乎且張良借漢以報  
仇卒成漢業負借吳以報仇幾致亡吳方其初入吳而  
說僚伐楚也公子光不可負料其意進專諸以刺僚其  
導之以弑逆如此及吳王以負之故久留楚而越得以  
乘虛敗吳夫槩又因之自立為王其貽之以內憂外患  
又如此此二事者固足以亡吳而有餘矣特吳之氣數  
不應遽絕耳不然負之亡吳豈必在伯嚭後哉夫借人  
之國以報仇始則苟遂已志不為國家謀萬全迨已仇

既報而吳之國已罷敝而不可為其君已驕縱而不可  
回當此之時乃欲以悻悻直諫為國進謀又何怪其言  
之不能行而吳竟為沼乎是則負之為臣不忠於楚不  
忠於吳而伍奢九原之下亦必傷其仇楚已甚而目之  
為亂臣賊子無疑也觀其告平王曰負為人剛戾忍詢  
夫剛戾忍詢何足以為忠孝嗚呼知子者蓋莫如父矣

楚漢興亡論

或曰楚漢之際其所以興亡之故可得而言歟余曰高祖志不在小必并吞天下而後已項羽志不在大為西楚霸王其量已足智勇并竭於此矣又取天下者必先固其根本而後從事於四方羽之彭城猶漢之關中也漢以蕭何守關中定社稷撫民人屹如山嶽選兵積穀應副不絕浩於江河使高祖無西顧之憂而得并力以東項羽則不然根本未固遽往伐齊使諸侯烏合之衆得以直入彭城如無人之地而親將如英布者熟視而

不救雖羽旋復之而根本之浮脆甚矣安問四方哉且漢楚相距於滎陽成臯漢一東則楚危楚一西則漢危固扼要爭奇之會也高帝於此時內則有蕭何轉糧出卒以補其空乏外則有韓信下齊趙破燕代舉天下之大半以臨楚楚則英布叛走變生肘腋又經敵國地八九百里以與漢爭利彭越因絕其糧道攻破其城邑使羽狼狽奔走自救不暇而漢軍益得飽食堅壁以待楚之飢罷已甚而後一舉滅之凡漢之所以興楚之所以亡皆不出此三者蓋高祖志向大根本固則規模先定於胸中天下可以次第而舉而中原相距漢雖未卽東而實有以制東方之死命楚豈惟不能西而已浪戰自敵且欲求自安其東而不可得故鴻溝甫割楚遂一敗塗地而無所歸漢亦不待再歎而竟滅楚矣此楚漢興亡之大要也至於能用三傑以寬大收人心此又高祖所以得天下之本前人言之詳矣余故不論

彭越奇兵論

後世好言奇兵其稱始於彭越余謂後世烏能有奇兵如彭越之兵乃真奇耳項羽立義帝諸將各有封域越獨無所屬自將其兵往來楚漢之間漢四年楚取漢滎陽成臯欲乘勝而西越渡河攻楚東阿殺其將軍薛公羽乃自東擊越越又同漢劉賈燒楚積聚羽又東擊破之漢得復取成臯而楚終不得西及楚漢相距於廣武羽聞韓信已破齊越殺楚將龍且又欲進兵擊羽羽其恐而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食羽乃舍漢而東擊越

漢得益以東蓋項羽之苦越甚矣越之於漢不必如蕭何守關中韓信取齊趙其所取之地皆俛得俛失其兵倏聚倏散而掣肘搯掖實有以中項羽之要害而漢之賴之且不啻蕭何韓信焉不謂劉項對壘外越更出奇至此此則真漢之奇兵也已

英布論

信越之死不死於人告其謀反而死於固陵不會人皆知之英布之死不死於謀反而死於隨何說降之日人則無有知之者蓋英布於楚最久而親一旦叛走歸漢如反覆手高祖必曰布且不忠於楚又何有於我當其踞牀洗足固已有殺布之心矣是漢之誅英布無以異於斬丁公特以丁公來謁楚已滅漢固無所事丁公故可假忠義之說而徑殺之其於布也未降惟恐其不來既來惟恐其不仇楚其後又深忌其降漢仇楚以為將



不利於我此英布之死所以異於丁公而其所以死者實定於隨何說降之日也嗚呼高帝真可畏哉

陳平周勃論

呂后當國平勃居將相親見假子爲帝諸呂主兵柄束手無一策及呂后崩諸呂欲爲難乃劫酈寄欺呂祿其說至疎拙非齊王起兵於外灌嬰合從於內則呂祿雖庸下亦知堅守呂后臨崩語寄說何由進而太尉將終不得入北軍矣諸呂旣誅相與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太后取他人子養之以強呂氏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於是遣使往代脫吾屬無患將遂聽假子爲帝王乎不顧劉氏之亂宗而慮吾屬之後患其篤私忘

公言之背謬無道理如此真可怪也蓋緣高祖生平專以詐力制臣下又多疑好殺將相頗解體君臣之間索然無餘安望再傳之後羣臣出死力以為國家乎其所以不致傾危者外有諸宗強藩內有朱虛東牟而高祖素以寬大得民心不可動搖故平勃因之遂以反呂為劉耳不然社稷恐未可知也誰謂安劉氏者必勃也哉

袁盎鼂錯論

袁盎鼂錯皆天資刻薄人也而盎之惡更甚於錯人告太尉勃反下廷尉獄盎為明其無罪當時皆誼之不知勃為元勛其所以免相就國者實自盎之無端讒間使文帝疑忌日甚太尉蹶踏無地其後遂幾致滅族乃盎既構成其隙又以營救博義聲并市恩於太尉以見操縱在己其反覆傾險如此亦何誼之有哉其相吳而歸也以吳王待之厚專為蔽匿言不反不聞以制吳之策謀於君相而挾其私憾摧抑中屠嘉迨七國既反又以

私憾密謀誅錯謂吳兵可即罷於是挺身使吳冀吳王  
追其昔歎而聽之庶平定之功盡歸於己不意錯誅而  
吳更熾使非周亞夫等力戰平賊則漢廷徒誅錯而諸  
侯兵終不罷其辱朝廷而羞天下也甚矣盎之內其足  
食乎至於錯者奮不顧身議削七國可謂忠於謀漢然  
既知削之則反必速為錯計者必區畫兵食部署將帥  
預定制七國之策然後遣使削地使反書朝以上討檄  
夕以下豈不優游制勝貽國家以萬全之安而直為此  
擾擾也是則錯之罪也乃議者不咎其謀國之疎而責  
其變古亂常以取禍又豈得謂之篤論哉然錯終身言  
術數號為智囊欲假吳楚之事謀誅袁盎乃反為盎所  
族滅而終不自知焉韓非死於說鼂錯死於術世之喜  
為小人者可以鑒矣

漢武帝唐太宗宋神宗論

漢武帝恥其先世為冒頓所困辱唐太宗以高祖稱臣  
突厥為恨事宋神宗亦憤累世積弱屈於契丹西夏不  
能自振三君者皆欲報仇雪恥以伸宗祏之氣然唐太  
宗以百戰百勝之才能養威不用專務內治迨中國富  
庶政事修明然後命李靖率偏師以擒突利可汗是為  
上策漢武帝竭中國之財力日事撻伐駕馭英才咸得  
其用於是威武旁達少抒其憤而海內則已蕭然矣是  
為下策若神宗者既無文皇之訐謨遠猷又無武帝之

雄才大畧日與腐儒共天下事究之民窮財盡羣小盤  
結國家馴致大亂其受禍慘於漢而喪師感地愈增其  
辱求如武帝尺寸之功而不可得尚敢望唐太宗乎是  
為無策而已矣或曰武帝神宗皆用小人以聚斂生事  
而利害懸殊何也余曰武帝所用有用之小人神宗所  
用無用之小人也且武帝者用小人者也去留在已神  
宗則為小人所用故王呂之黨滋植者百餘年而武帝  
晚年知悔能以後事付霍光神宗有一司馬光卒不能  
盡逐羣小以任之雖復自知悔恨何益也故漢安而宋

危宋無功而漢猶有功也

漢武帝用法論

漢武帝用法明斷不少假借故雖小人在朝而威權獨  
運樹立甚偉親幸如主父偃王溫舒而偃以刼制親藩  
誅死溫舒以姦利誅死尊寵用事如張湯而以面欺誅  
死知楊僕不反而惡公孫遂荀彘擅并其軍故遂雖奉  
便宜之詔彘雖有平朝鮮之大功皆誅死不貸王恢創  
謀馬邑而畏縮不進兵則誅之以謝天下雖太后有言  
弗聽也方士樂大少翁皆以詐誕伏誅大雖尚公主不  
之恤也後世用小人者或終身隨其術中而不覺或明

知其罪不宥加刑以爲吾先已親之後乃罪之是吾始見之不明而自忝其過也於是小人愈橫國事愈亂而不可爲亦異乎武帝之用小人已獨義縱以緡錢事死人皆寃之余謂不然縱爲殘酷吏固以小人事帝帝亦以小人用之求遂其所欲者也而一旦阻抑緡錢以市美名故令棄市使此事而出於汲黯帝方敬憚之不暇而何能誅之故義縱之死其法雖不當而縱之生平實有以召怒取忌非不幸也從來小人事英主其晚節小求自異往往遭此禍愈以見小人之不可爲矣

### 李固論

李固精忠大節卓絕千古不幸而生東漢之季又與梁冀同朝道不獲行卒死於忠悲夫而余獨惜其於死生進退之間處之猶未盡善也夫立君者國家之大本而弑逆者人臣之大惡也冲帝初崩無嗣固以清河王年長有德欲立之而梁冀貪立幼穉不從固言時質帝纔八歲耳冀舍長君而擁孺子所謂司馬之心路人皆知固身爲三公以重臣柄國固當力爭力爭不得則去之可也迨質帝既立冀又惡其聰慧進毒弑之固欲推舉

侍醫而卒制於冀不果行爲固計者必窮竟其事正梁冀弑君之罪不得則以死殉國東漢之哀天下猶重名義彼梁冀者既暴其弑君之惡又負殺重臣名舉國之人必皆同聲憤疾冀雖凶威蓋世其何以自容於廟堂之上哉乃始而立君也固則安坐以聽其所爲及其弑君也固又欲發而不果前不能以去就爭之後不能以死生爭之使梁冀手握國本身藏大惡氣勢已成忠臣義士既無所措其手足矣而於其立桓帝也固復舉清河王豈不得於前者乃可得之於後耶豈弑逆之罪不能誅而立嗣之議乃可得而奪耶何怪乎冀之意氣凶凶竟策免固而更陷之於死也夫死生進退義各有當上之必期有濟於國而在我也亦不繆其制事之權固而策免於立桓帝之時何如自去於立質帝之時且與其受誣而死以長奸雄之威何如討賊而死以褫亂臣之魄孰得孰失事理曠然何固之矯首一往而不知所裁也故李固者可謂千古豪傑之士矣蹈道則未也



五代之亂論

東晉以後天下分裂戰爭相尋幾二百年劉石符姚等  
登踞中原而中國竄處於東南一隅一百七十年中凡  
五易姓皆以篡弒得國天下之亂極矣說者以謂祖尚  
虛無之流毒余謂不然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而君臣者  
天下之大倫禮義廉恥者在士大夫爲至性在國家爲  
元氣凡此皆國之所恃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者也自東  
漢之季名賢義士誅夷殆盡天下之禮義廉恥旣喪而  
君臣大倫遂空縣而無所依於是曹氏篡漢司馬氏篡

魏譬如僕竊主家僕之僕又起而竊之而士大夫猶充然立於其朝無少媿作爲之君者既負弑逆之大惡爲之臣者又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君臣之間舉所謂天下之大倫生人之至性國家之元氣盡敗壞無餘而猶望國之有以自立豈可得乎昔犬戎侵周狄人滅衛皆起於父子夫婦兄弟之間大亂無復人理故晉夏之禍爲前古所未有語云三綱淪而九法斃禮樂崩而戎兵橫此之謂也洎乎魏晉人道大壞於下故天心積怒於上遂致劉石繼起神州陸沈南北戰爭生民塗炭而弑君

篡國相隨屬蓋天下之極亂生於人倫而人倫之不明實由士大夫無禮義廉恥之心而其禍乃愈以烈焉以古準今未有不如是者奈何徒罪清談也哉唐宋之季弑逆之禍雖不經見而禮義廉恥之道士大夫既不自愛惜爲之上者又暴摧折之或陰銷默阻使墮壞於冥冥之中以謂在廷之臣皆奴顏婢膝可以惟吾之所爲而莫余違不知廉恥道喪中材皆化爲奸佞幸而無事則欺君誤國趣過目前一旦有大奸大雄者出則趨承擁戴惟恐或後曹馬之事固皆此奴顏婢膝軟美可喜

後村雜著  
者有以相助而贊成之焉耳是向之所為尊君卑臣以  
銷天下禮義廉恥之心者適足以自傷其國家之元氣  
而日趨於亂亡也嗚呼可不慎哉

唐宋立國論

唐宋得國皆不以正然唐之立國強宋之立國弱唐自  
太宗後元憲武宣屢有英主宋自太祖太宗後額皆庸  
謹自守者而唐祚不過二百八十九年宋祚則三百二  
十年其故何也唐高祖私隋宮人太宗殺元吉而納其  
妃其後宮闈濁亂幾亡社稷宋則家法謹嚴絕無女禍  
唐尊寵宦官常在士大夫之上禮義廉恥蕩然不顧宋  
則待士大夫寬而有禮雖有寵用宦豎者而生殺予奪  
一聽外廷公議未嘗流毒搢紳橫干政柄夫女子小人

國家之大靈而正紀綱修法度敦風節皆人主之所以  
厚自托於天下者也唐盡失之而宋猶兢兢不敢失隊  
立國之本宋固優於唐而太宗契丹之盟真宗澶淵之  
幸仁宗西夏之役下至交人小醜屢肆憑陵宋皆含垢  
忍恥未嘗窮兵以逞武功雖不競而百餘年來休養涵  
煦又不知保全天下幾千百萬生靈矣是以宋之政弱  
於唐而唐之祚反促於宋信非無故也迨王安石柄用  
蔓延至於蔡京童貫盡反祖宗之所為而徽欽北狩遂  
致傾危豈非得失之明驗哉雖然女真構難高宗有不  
共戴天之仇而亦以祖宗之待遼夏者待之高宗於此  
實為大謬又不得借口於祖宗家法以自解說其無能  
為也

唐太宗納諫論

唐太宗內多慚德而貞觀之治庶幾三代蓋太宗之虛懷納善從諫如流實非後世之所可及後世美從諫者第不拒人言而已太宗則惟恐人之不諫日進羣臣而勸之戒之必欲無人不言無日不言而後快於心焉故當日言路四開雖隋室之佞臣突厥之降將亦爭自潔厲時求忠告以當上心嗚呼何其盛也其後嗣昏庸驕暴者固不必論即好名之君如德宗憲宗者往往亦惡聞諫諍蓋恐其彰已之過而損名耳夫好名之至孰如

太宗得名之盛亦孰如太宗而其虛懷求諫如此由此觀之諫亦何負於人主之名哉

唐平高麗論

唐太宗親征高麗數出無功其後怒蘇文之弒逆銳欲討之卒不能克至高宗時蘇文已死乘其隙而大舉滅之厥功偉矣愚謂受俘之日當斬蘇文子男建男產於昭陵以快太宗在天之靈遣使至平壤正蘇文弒逆之罪戮屍焚棺以謝高麗君民復立高麗擇其賢臣輔之以見王師之出伐罪弔民初非貪其人民土地也其蘇文長子男生姑念其有請兵嚮導之勞免其一死給以散職屏之遠方如此則處置得宜義聲播於遐邇矣奈

何利其封疆履其宗祀不問大惡而使男生兄弟并列  
顯榮於中國刑賞之大義何居乎或以男生既請兵為  
嚮導又復追理其父罪殆為不可是不然也蘇文親為  
弑逆罪通於天男生雖有大功於唐亦不可得而議減  
其父罪也況男生兄弟相圖不能歸國其請兵者不過  
為自救之計耳既為高麗之叛臣亦不得為唐室之功  
臣免死足矣他何議焉抑又有進於此者使唐於男生  
請兵之日即却其使而聲其父子兄弟之罪以討之如  
此出兵則舉動尤為正大彼男生者雖與男建男產并

斬於昭陵可也

唐元宗論

唐元宗御樓觀黼令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於樓下校勝負懷州刺史音樂甚盛魯山令元德秀准令樂工數人連袂歌於薦元宗賞之而罪刺史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大哉王言可謂明也已矣顧下令廣集音樂校勝負則三百里內其塗炭斯民也多矣且其罪固不在刺史縣令而又責逢迎爭勝者何其俱歟是故人主欲啓吏安民必先自慎其舉動以風示羣辟而後黜陟允當民用乂安否則未有不責人則明而自



賞則昏者也此元宗之所以不克終也而況罪魯山而賞懷州其塗炭更可勝道乎哉

唐憲宗論

唐憲宗英發果毅剴削叛鎮所向有功太宗以後一人而已而不能善其終者何哉其始也用裴度而治其後用皇甫鎛而亂夫以憲宗之聰睿豈不知度為君子而鎛為小人而其倒行逆施乃至於此蓋憲宗之好利甚矣而非皇甫鎛之善撻克工聚斂爭進羨餘則無以深中其欲故鎛日以親而度日以疎也是憲宗之不能善其終者好利為之也其後急求長生餌丹藥亦莫不本於好利既已盡籠天下之財又欲長享之而不失貪戀

無已遂求長生故凡孽孽於延年不死者皆好利之極  
致也至服丹躁怒暴崩中和長生不可得而弒逆隨之  
亦可悲矣夫英斷如憲宗而此心一溺於貨財則紊亂  
朝綱身陷大戮中興之基隳焉好利者究亦何利之有  
哉

唐元和諸相論

唐元和間名相最盛如杜黃裳武元衡李吉甫裴均李  
藩李絳裴度韋貫之崔羣李鄠張弘靖李夷簡或以高  
簡自守或以公忠鯁直著績當時皆不媿賢宰相吉甫  
雖心迹未純而能留心國計使人主知艱難咨訪人物  
惟恐不及亦得宰相之體當日任相如此宜乎憲宗之  
中興也諸相中勛德才望首推裴度而李鄠李絳之進  
退吾尤有取焉憲宗欲相絳於是出宦官吐突承璀爲  
淮南監軍絳既罷相乃召承璀入朝李鄠剛嚴承璀甚

重之薦爲宰相於是自淮南節度使召入知政事鄜恥  
由宦者進至京師稱疾不入見不視事固辭相位遂罷  
絳不與小人同其進退鄜則寧不爲相不肯由小人而  
進真有古大臣之風矣裴度以元臣宿望而與皇甫鎛  
程昇並爲宰相雖嘗上疏力爭謂恥與小人同列然憲  
宗既不之聽而度亦不能奉身而退則與貪位慕祿者  
等耳夫以口舌力爭者乃諫官御史之事然猶必曰不  
得其言則去而況度之身爲大臣者乎且鎛昇大用正  
治亂安危之所係憲宗稅中興之駕者實在於斯度又  
奈何以一諫塞責而已哉其後太和中奸邪當國加度  
中書令以收人望度嘿然受之初無一言以悟文宗警  
訓注度於此亦不能無過夫進退出處乃士人之大節  
身居政府所係尤重乎故因元和諸相而備論之

後唐君相論

後唐莊宗既平中原志氣驕滿國無政事寵任伶官吝財拒諫軍民怨叛迨郭崇韜之死而大亂叠起遂致身弑國亡為世大僂蓋崇韜以佐命元功莊宗聽中官宦監之讒無罪而族誅之故皇甫暉張破敗郭從謙之徒莫不藉口攘臂橫發而不可制余謂此因莊宗之過而崇韜於此實亦不能無罪焉何則以道事君正已率下者大臣之事也況莊宗父子嗜利實甚崇韜身居宰輔又為宦官之所切齒惟有洗手奉職庶可自全於亂世

而入洛之初廣受餽遺平定兩川珍貨半入其門其貪  
黷如此又何怪乎上愈怒而下增怨也且崇韜之奉辭  
伐蜀也卽薦孟知祥帥兩川乃旣平蜀而復欲自鎮之  
何耶雖曰王宗弼之奸謀而崇韜見蜀殷富心利其言  
固已爲上下之所窺矣居黷貨之朝挾震主之功而專  
權好利不能超然遠覽明哲保身誰謂崇韜爲人傑也  
哉且崇韜知劉氏之不可以爲后莊宗欲立之而崇韜  
持之不行可謂有大臣之風矣其後慮宦官之讒害反  
率百官請立劉氏冀爲內助大臣舉動固如是乎卒之  
與宦官合謀以族崇韜者卽劉后也脩正尚未蒙福爲  
邪欲以何望亦可悲已嗟乎後唐立國草草其君臣本  
無足深論而余竊有感於莊宗之所以亡國與崇韜之  
所以滅族者蓋亦可以爲千古之明鑒大戒云

張憲任園論

後唐大臣如張憲任園之公忠持正足為一代偉人余獨恨其於國亡之時依違苟忍不能以死殉國任園且效力新朝鞠躬匪懈不知何以謝莊宗父子於地下也究之明宗忌張憲安重誨妬任園不數年間前後賜死夫二人所畏者死耳而死終不能免且與其死於天成之初以快新朝君臣之憤又何如死於同光之末以明臣節而報舊君豈不尤為死得其所也耶夫國亡與亡臣子之分豈復問後此之得免與否而區區之論如此

者蓋欲世之嘉生捨義者之知所裁也

寇準論

寇準膽畧絕人能斷大事然謂之才臣則可謂之大臣則不可何以言之契丹深入準決策親征真宗以天雄軍當河朔要衝急求良牧準薦王欽若又劫之使速行欽若惶恩赴天雄至則一無所為惟閉門誦經而已是欽若者本無捍禦之才準亦非不知其為人者特以欽若在內必誤廟謨故以計出之於外耳古之所謂開誠心布公道者恐不如是此欽若之所以恨入骨髓而卒致孤注之讒也歟夫小人報復固不足較而天雄萬一

蹉跌則誤國之罪誰其任之且欽若斯時罪惡尚未著  
而出知天雄軍又屬邊疆重任準之此舉豈得同於韓  
琦之放任守忠哉準之挾數用術如此其心事人品固  
不得為大臣可知矣無怪乎晚節狼狽而有乾祐天書  
之舉也其時門人勸準堅求補外或發天書之妄誠為  
高論然準既聽王曙小人之言與朱能周懷德朋比為  
姦求復為宰相固與王欽若輩相去無幾矣又寧俟再  
入中書而後盡喪生平也哉門人議論雖高得毋為焦  
頭爛額之客乎王安石才畧事功遠不逮準然吾嘗賞  
其一言曰何處無魚羹飯喫嗟乎自古之有才而未聞  
道者其日暮途窮往往出於倒行逆施大都坐此魚羹  
飯耳可歎也



王旦論

王旦為宋名相後人以其久充大禮使比之馮道吾以為太過蓋馮道頑悖無恥甘心為小人而且固不至若此之甚也真宗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固辭不受真宗不悅責之曰大臣宜傅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陛下不知臣為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未幾罷政事旦曰王君他日德望勳業甚大前讓觀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忤我在政府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蹶躄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其推服

王曾不嫌彰已之過如此及臨終語子曰我別無過惟  
不諫天書一節為過莫贖我死後當削髮披緇以歛其  
將死而自訟如此此且之用心所以不同於馮道者也  
雖然君子當剛毅自守決於去就天書之舉且既不能  
諫又不能去而依違隱忍於其間豈獨遠遜王曾亦有  
媿於孫奭張詠諸君子矣雖其良心炯然自怨自艾固  
大異馮道而彰迹之間後人遂以此相比可不慎歎嗟  
乎士君子身為大臣以道事君豈可徒求勝於馮道而  
已哉

明清難諸臣論

或云明成祖之取天下不過楚弓楚得當時殉難諸臣  
無乃多事余謂建文為太祖冢孫奉命繼統成祖北面  
事之君臣之分已定乃建文無桀紂之行而成祖為石  
虎蕭鸞之事是直無有人心者耳使當時無殉難諸臣  
則古今君臣之大義絕矣而顧可以多事責之乎然而  
成祖之恨其多事也實甚以為吾享父之天下豈不名  
止而言順奈何而有殉難諸臣而吾之所為將不免於  
篡逆且吾方不難自滅其親父兄以奪侄之位而異姓

疎逃者顧反為之斷頸絕脛以與吾爭此名義彼之爭  
之者愈烈吾之篡逆愈以暴著而不可掩吾之自托於  
名正言順者又孰從而信之故自古更革之際雖至暴  
抗亦或獎宥不屈之臣以申忠義而成祖則必窮極慘  
毒而其心猶以為未足誠恨之也嗚呼何其愚而悖也  
夫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者三代以上之亂賊也忠義  
明而亂臣賊子恨者三代以下之亂賊也而要未有若  
成祖之痛恨而不可解者也至於以四年之天子而削  
其統絕其廟謚思所以恨滅其迹而卒不可得則成祖  
之恨建文也尤深矣嗟乎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

明世宗繼統論

或謂明世宗自藩王入承大統其事體與宋英宗不同伯孝宗考與獻似無不可余曰是卽當時繼統非繼嗣之說也不知帝王之家繼統卽所以繼嗣若謂世宗只繼統則必須更有一人繼嗣而後可此其說之不可通者一也謂繼統而不繼嗣是只貪萬乘之富貴而不顧宗祧之絕續其不可通者二也謂繼嗣於憲宗而不必繼嗣於孝宗是以小宗而篡大宗非以小宗而繼大宗也夫欲繼大宗必爲大宗之子世宗不父孝宗其何以

祖憲宗乎亦難免於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之譏矣此其不可通者三也謂世宗父興獻卽可以祖憲宗而興獻固未嘗爲帝也於統則繼孝武於嗣則繼興獻兩相遷就以遂其私使興獻非帝而爲帝孝宗宜有後而無後此其不可通者四也謂繼統公而繼嗣私天子不同於羣臣何必繼嗣之爲急是乃更姓改物者之事而非所論於本支相繼統與嗣兩不相離者也此其不可通者五也或曰世宗後孝宗而武宗之嗣終無繼之者奈何曰武宗無子而崩又無侄可立惟有立世宗爲孝宗之

子繼武宗而在位旣合兄終弟及之祖訓又使孝宗之大宗不絕而武宗無後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豈不愈於并斬孝宗之祀使十八年深仁厚澤之天子不享祀於子而享祀於侄乎此世宗繼統不繼嗣之說所以不可訓也而梁儲楊廷和諸公之處此實亦有未盡善者使武宗彌留之際梁楊諸公卽以獻王長子後孝宗之義開陳明白然後草詔奉迎則君臣相安於無言而大倫定矣雖百張璠亦奚以爲哉而惜乎諸公之不能也於世宗乎何尤

廷杖論

古云刑不上大夫又云士可殺而不可辱臣子有罪貶  
之黜之罪大則殺之未聞以鞭杖笞擊從事者隋文帝  
聽律外決杖不過施之散員屬吏唐時杖人於朝堂亦  
祇偶一為之然已非盛世之所宜有矣至明乃為廷杖  
之法著為國典流毒縉紳莫此為甚蓋緣君相深惡言  
官又不肯冒殺諫臣名往往借此以洩恨余嘗聞魏叔  
子文集載廷杖事甚核言每廷杖必遣大璫監視衆官  
朱衣陪列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員下列旗校百人

皆衣縻衣執木棍宣讀畢一人持麻布樊自肩脊下束  
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四西牽曳惟露股受杖  
頭面觸地地塵滿口中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敗肉斗  
許醫治數月乃愈嗟乎以此笞奴隸猶不免為酷刑況  
身居士大夫初無大過又或不削其官而以此殘辱之  
此固石勒高歡之所不肯為也而當時居臺垣者又有  
不廷杖不足以為名御史之說夫事君之義合則留不  
合則去或事關宗社之存亡者則以死諫可也奈何以  
用人行政之事而必欲殘辱父母之肢體重君上之過  
以博一直臣名上則視臣如草芥下則惟恐不好名明  
之君臣蓋兩失之矣

明季亂亡論

或曰唐宋之天下亂百餘年而亡明之天下亂十餘年而亡因歸其罪於崇禎弘光二帝且謂溫體仁輩實爲之余謂不然明之亡也其機伏於世宗其勢成於神宗而其事決於熹宗至崇禎弘光者特拱手受成耳世宗大禮一案得罪祖宗又猜懷刻薄誅戮諫臣權佞滿廟堂貪酷布郡國有明二百年之元氣已剗削盡矣神宗在位不郊天不臨朝者幾十年每有章疏留中不報天地怨恫君臣阻絕外則邊政大壞內則稅使橫行民窮



財盡天下蕭然蓋兩君在位日久其害天下也最深譬  
之人身世宗已喪其元氣而神宗又并其臟腑血脉而  
盡壞之迄乎熹宗則邪毒交攻而不可療治矣雖有令  
辟繼起亦難挽回況承之以唐德宗陳叔寶之流亞乎  
而謂明之天下至此二君而始亂亂十餘年而即亡恐  
未可謂之定論也若夫濫體仁輩者不過梁木久壞蟻  
自生焉又豈足以呈齒牙也哉愚故推而著之使後世  
瞭然於履霜堅冰之義

後村雜著

卷下

秦始皇

自古無道之君其最不幸者惟秦始皇何也天下之重  
罪始皇者為其破壞先王之法度焚書坑儒佳兵重役  
不事德教專以威刑詐力劫制天下然此數事者後世  
中主往往由之且煽起之君莫不以之創業垂統號為  
英明而古今乃獨重罪始皇其他皆從末減豈非大不  
幸之事哉顧始皇之所以罹此不幸者其故蓋有三焉  
秦去古最近事不師古人皆駭而異之後世去古寔遠

財盡天下蕭然蓋兩君在位日久其害天下也最深譬  
之人身世宗已喪其元氣而神宗又并其臟腑血脉而  
盡壞之迄乎熹宗則邪毒交攻而不可療治矣雖有令  
辟繼起亦難挽回況承之以唐德宗陳叔寶之流亞乎  
而謂明之天下至此二君而始亂亂十餘年而即亡恐  
未可謂之定論也若夫濫體仁輩者不過梁木久壞蟻  
自生焉又豈足以呈齒牙也哉愚故推而著之使後世  
瞭然於履霜堅冰之義

後村雜著

卷下

秦始皇

自古無道之君其最不幸者惟秦始皇何也天下之重  
罪始皇者為其破壞先王之法度焚書坑儒佳兵重役  
不事德教專以威刑詐力劫制天下然此數事者後世  
中主往往由之且煽起之君莫不以之創業垂統號為  
英明而古今乃獨重罪始皇其他皆從末減豈非大不  
幸之事哉顧始皇之所以罹此不幸者其故蓋有三焉  
秦去古最近事不師古人皆駭而異之後世去古寔遠

人皆以滅古為當然不幸一後代無道之事或及身始為之或間世一為之始皇則承祖宗累世貪暴之後集數百年之大成不幸二後世得罪先王得罪百姓而時冒為法古愛民之事以掩飾之始皇則徑行不顧忌所謂做小人亦須索性者不幸三也嗚呼此始皇之所以重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夫

漢高帝一

漢高祖不殺蒯通者憐淮陰侯也不殺樂布者哀梁王也走狗既烹忽聞人說狡兔未死時事固應愴然有感謂其不忍於通布定非解人

漢高帝二

漢高祖一生言語無非假者獨有一語不假曰所得孰與仲多其一生舉動無有出於真者獨有一事甚真以魯公禮葬項王為發哀泣之而去

曹參王安石

曹參以黃老而治漢王安石以周官而亂宋余謂參承高祖蕭何之後載其清淨與民休息天下自治宋朝立國本弱安石欲為富強而不以其道又執拘剛復羣小

附之天下自亂都不關黃老官禮事也俗儒便謂參善學黃老安石不善讀周官可勝鵲突

蒯通

蒯通酈食其陸賈皆楚漢間辨士之傑出者也余謂陸生文雅酈生豪邁若蒯生者特傾險反覆小人耳食其說齊下之通嫉其功說韓信使襲齊齊遂烹食其夫齊已下矣襲之何加於漢襲無備之齊又何加於信而徒陷食其於死地殊不可曉信既定齊通力勸信反其詞之竦動至矣是時微韓信不聽通言則漢事幾殆而韓信亦將早有滅族之禍通之傾險反覆如此豈可與酈陸二生同日道乎然食其以博辨雄一世而死於非命吾竊哀之劉須溪曰士於功名之會惟恐不至食其一日下七十城縱酒而飲得意何可言豈知蒯通之睨其側哉為高陽酒徒以死未為失也三復斯言庶幾哉可以苟全性命於亂世矣

樊噲季布

樊噲季布勇將也而其言有極關大體者高祖病不納羣臣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高祖方枕一宦者臥噲流

涕曰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議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呂太后得單于嫚書大怒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責其面欺且曰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於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此二段議論所關係極大雖名宰相不能過也

賈誼董仲舒

董仲舒醇儒其氣象最近漢文帝賈誼英才其幹局最近武帝使文帝得仲舒而用之則其仁風義聞必當更進於古而賈誼輔佐武帝亦必有以恢弘其志業而不至為小人所中乃賈誼偏生於文帝時仲舒偏生於武帝時以英才而遇謙讓未遑之君以老成醇儒而事雄才大畧之主又何怪其齟齬而兩不相入也

漢武帝得失

漢武帝佳兵重役峻法橫征不減秦隋而功效懸殊者何哉武帝才高氣銳急欲有為而出之不以其道故不免倒行逆施以求遂其所欲而其胸中實確有主宰嘗與衛青論太子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方侵陵中國朕

後村雜著  
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不  
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  
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  
者乎觀此論則其胸中之主宰可知矣豈待棄輪臺封  
富民侯而後見其翻然覺悟乎至於尊經興學使後世  
知道術之尊以寅月爲歲首使後世知夏時之正開關  
西南使蠻徼變爲中國而萬世之神州增廓焉厥功懋  
矣故夫武帝者行事狂悖實在始皇煬帝之間而其樹  
立駿偉時出於漢高祖唐太宗之上後世論武帝者知  
其瑕瑜不相掩又知其所以亂而不亡處乃爲得之

汲黯

西漢人物當以汲黯爲第一流識見高骨力剛氣魄真  
真不媿社稷之臣當時小人如張湯偽儒如公孫弘尊  
寵用事黯獨深折其奸廷叱衆罵不少屈長揖田蚡不  
拜衛青豈足爲黯道哉武帝爲太子時黯卽以莊嚴見  
憚既帝卽位黯屢撻逆鱗其所建白者皆關國家安危  
至計至責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尤切中人君隱微  
深癩之疾言雖過峻帝不能罪也蓋人臣無高識則爭

小節而昧大體骨不剛則易於挫抑其所守而氣魄不  
真稍有一毫好名慕利之意必不能浩然直達使上下  
交畏之如此故弘湯雖心疾之實無可如何而以武帝  
之豪氣狎侮廷臣不啻奴僕而於黯獨不敢不盡禮千  
載下讀其傳者猶覺生氣凜凜令人心開目明此黯之  
所以高出於兩漢諸名臣也歟

公孫弘

公孫弘爲人至不足道而人多稱其爲相時起客館開  
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以爲甚得宰相之體余謂當  
時之賢人未有過於董仲舒者素無怨於弘而弘乃多  
方排陷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非仲舒素行修潔則其  
不免也久矣弘於仲舒如此吾不知其所禮以爲賢者  
更屬何等人當亦本傳中所謂賓客仰衣食之類耳其  
立朝陰賊險深有微怨必報專以逢迎固寵位則東閣  
之所謀議者又可知矣而後世猶豔稱之何哉

韓安國

世之論韓安國者皆稱爲長厚尚義余謂安國特鄙俗  
小人耳梁王以僭越得罪安國爲梁使說大長公主而

解之其言梁王抗吳楚有功誠不爲過至謂僭越爲小節又謂梁王父兄皆帝所見者大故出警入蹕以夸諸侯使天下知太后皇帝愛已此種議論正與袁盎以諛詞解文帝者同一可笑真婦女俳優之口頰耳而乃出於士大夫之口乎及後復爲梁內史梁王陰爲邪謀安國無一言諫止迨漢捕詭勝等急乃勸梁王殺之而親父爲虎親兄爲狼議論尤爲鄙悖魏其與武安廷辨灌夫事安國陽爲兩端其實助武安傾竇灌又教武安當謬爲好辭謝上不宜與魏其爭論直是老奸巨猾至以五百金物賂權相謀復進用則其鄙已甚又不足道矣大率袁盎僞爲剛直安國僞爲長厚而其實則皆小人也故不可以不辨

史漢詳畧

史記載李廣與望氣王朝燕言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從開口至何也止作一句讀其胸中極不能平又解不得處全



在數而字然字上着意至且固命也句則聲淚并竭矣  
班固去此句又芟却而字然字情致便減却數十倍試  
看史記載樊噲請讓項王語羽本紀中一百三十字噲  
列傳中僅五十字此不覺少彼不覺多可見文筆高者  
詳畧各極其妙初不必專以減削字句為工也此事卽  
此固猶難言之況其他乎

### 韓信傳贊

自漢以後將才未有高於韓信者高祖固深忌之況克  
奪不報而自立為王約共擊楚而按兵不赴愈有以深  
高祖之疑矣然漢既定天下信以列侯居京師雖有缺  
怏之心實無能為而乃用謀反夷三族漢得無少恩乎  
自蒯通游說時信手握重兵身係楚漢之安危不以此  
時反而既已失勢願與陳豨謀反舍人上變其為莫須  
有之言無疑也史遷贊語用意最妙責信不能學道謙  
讓不伐其功不矜其能為信辨寃意全在言外信果謀  
反豈無他辭責之而必作此腐語以相繩耶正見韓信  
矜功伐能漢王畏惡其能又使之失職怨望信之得罪  
固在此不在彼耳繼之曰不知出此而天下已定乃謀

畔逆直射到天下未定蒯通游說而韓信不從時一段情事相為映發而故反其詞以結之曰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文情之微婉深痛極矣

司馬遷作史

司馬遷天才筆力雄視文壇而於作史之道殊多不可解者春秋時只為管晏二人作傳其他列國名卿大夫甚衆概從缺畧如子產相鄭數十年僅雜之循吏而已其意以管仲能忍辱而就功名晏嬰能脫友於患難二事觸著自家痛處故置之列傳中其傳伍負亦此意夫論列古今用為萬世大業固當宏其心與天地相似然後落筆無媿奈何以一身私故與於其間乎其游俠貨殖諸傳雖纂述甚工而議論踈蹊不及莊固之正大直謂之壞人心術可耳又漢高祖諸詔文帝賜南越王書賈董諸策晁錯論事諸書於紀傳中皆削而不錄獨於司馬相如淫靡之賦則詳載本傳無少遺者其去留之意亦殊不可解也

司馬遷自序

司馬遷自序援据五經詞旨甚夸大余謂書與春秋皆

經中之史也乃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遷則上及黃帝  
是其聰明材力遠勝孔子而漢代考據反博於周魯文  
獻未亡之時也其惑甚矣致使無稽之臆說皆得闖入  
正史以惑世誣民是遷之失一也孔子作春秋首重君  
臣遷則專取友朋意氣於背公徇私者津津不置而君  
父臣子之大義反從輕畧是其失二也春秋明是非而  
遷則變亂是非以詐力掩仁義以成敗奪邪正以機祥  
結人事於春秋所謂明道辨紀別嫌疑者萬不得其一  
二而顛倒鄙悖反足以留人心世道之隱憂其失三也  
是則書者定百王之大法而史記者聚千古之雜說也  
春秋者禮義之大宗而史記者怨亂之淵藪也而乃欲  
紹述五經之傳不亦妄乎至宋蘇轍訂之為古史其志  
趣固高而亦無見於道終為以燕伐燕而已又豈得為  
史記之定本哉

張禹孔光

張禹孔光以名儒居相位而絕無一事可紀阿附王董  
馴致亂亡故當時指為佞臣後世目為老奸不知其生  
平所講貫於聖籍者何如而狼狽至此蓋士人立品必

以剛德為貴剛者陽德也乃天地間正氣所托養得此氣完足則持身涉世或與人家國事纔擔得起立得住而一切聲色貨利刀鋸鼎鑊皆不能奪其所守否則柔筋脆骨陰邪得從而中之雖曰經學精習性行老成終不免於依違苟忍為小人之歸而已夫自古至今其為小人者多矣於禹光乎何誅而獨恨其以小人冒經學之名又以經學濟其小人之奸是為有玷聖籍也故論之

曹操徐溫

曹操謀篡漢經營數十年功業方就而司馬懿已覘其旁矣徐溫謀竊吳勞心焦思可謂算無遺策而知誥已拱手而坐其室中人知操溫者漢吳之豺狼而不知其徒為晉唐作鷹犬也嗚呼痛哉

彌衡荀彧

彌衡罵操恨之荀彧自殺操尤恨之然或固明知操之恨其死以為吾姑以一死欺天下後世而不知其終不可欺也故彌衡落得一罵荀彧枉着一死

王右軍

王右軍高識雅度曠絕古今惜其生於東晉時後以清淡之流目之又爲書法所掩而人之真知右軍者愈少矣余觀其上會稽王牋與殷浩謝萬諸書及與謝安登冶城數語於立國經世本末了然獨見其大雖王導謝安諸君子皆不及也特以主弱臣強內外多所錯迕不能行其志故優游於仕隱之間而志無廊廟耳晚年以山水田園自娛嘗與人書曰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剖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又曰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並行田視地利頤養闕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晏雖不能興言高咏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竊謂右軍進則深謀遠慮不忘忠告退則素位自得無少怨尤真可謂百世之師也

陸柳封建論

柳宗元封建論狃於藩鎮之弊主張郡縣太過且謂封建私天下郡縣公天下其言之背謬極矣後世謂其文原於陸機五等諸侯論又謂柳文一出而陸文遂不足

存是皆耳食之鑿也陸主封建柳主郡縣其大指原不  
同途而陸之識議迥卓亦絕非柳文所及其言曰王者  
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  
於是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  
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數語甚得封建本  
意又曰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內知有定主上之  
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道  
衰足以禦暴故強國不能擅一時之勢草澤無所寄霸  
王之思數語甚得封建氣象又謂盛衰隆弊理所固有  
故優弱之釁違自三季陵彝之禍終乎七雄乃湯滅夏  
周伐商親鑿其亡各有損益而封建卒不改者誠以百  
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優弱之辱愈於殄祀土  
崩之困痛於陵彝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慮終取其少  
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此段回幹  
痛快尤可折倒柳州之喙又謂秦人速亂趨亡實由孤  
立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彝之可患聞  
土崩之爲痛也其言兩漢之亡也曰五侯作威不忌萬  
國新都移漢易於反掌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

衡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然禍止  
畿甸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  
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閭暫擾而四海已沸嬖臣朝入九  
服夕亂哉雖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師旅無先定  
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亂亡於郡  
縣土崩之害言之切矣又曰或以諸侯世位昏主暴君  
有時比迹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  
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  
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昏暴無所容安在其不治哉  
苟或衰陵百度自悖粥官之吏以貨準財則貪殘之前  
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尤為周詳平允視子厚不揣  
其本而齊其末為郡縣樹赤幟者相去何如耶大率柳  
文純以強詞悍氣縱橫取勝陸則堂堂正正根據理勢  
以立言固未可同類而共譏之也惜也封建所以公天  
下郡縣所以私天下與後世所以不能行封建處陸機  
亦無所發明余故摘其議論警策者表而出之而又以  
俟後之君子焉

謝弘微

劉宋時謝弘微混之從姪也混尚晉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惟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紀理生業一毫無所私數年後晉亡公主復還謝氏入門見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辟有加於舊歎美久之親故見者爲之流涕及公主卒人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役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混女夫殷叡好擣蒲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諷之弘微曰兄弟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分多共少不至有之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聽其言使人鄙吝之心都盡然弘微經紀從叔家事始終無所取固不可及至於化及婦人女子使之一無所爭則尤難能也世每謂婦人鄙吝尤勝男子嗚呼彼弘微者豈獨非猶夫人乎哉此事傳者頗少余故表而出之

范曄

古來文人無行莫過范曄人第知其以謀反伏誅耳史稱其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



陋惟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孔熙先  
勸使謀反激之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  
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蓋以曄門無內行故也  
及臨刑母至市涕泣責曄曄色不變妹及妓妾來別曄  
悲泣流連其為人如此又何怪其以名士高官而欲隨  
人作賊乎胸藏萬卷書手定一代史而乖謬悖逆乃至  
於斯真不可解

梁武帝唐元宗

創業如梁武帝中興如唐元宗皆以英睿之資戡禍亂  
而致太平可謂令辟然而君享國日久卒致貽禍宗社  
者何耶善乎宋孫奭之言也曰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  
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  
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奸回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  
而緘默真可謂字字中其膏肓矣

獨孤后

自古婦人之妬莫甚於隋獨孤后蓋婦人喜妬不過及  
其夫而止耳獨孤之妬下逮臣子太子勇多內寵遂恨  
之秦王廣偽屏姬侍遂喜之因贊帝成廢立之舉高頰

社稷重臣也妻死侍妾生子后亦恨之因譖於帝禮遇寢衰焉嗚乎妬之威烈亦暴矣哉

### 蘇威趙普

蘇威語隋文帝曰先臣教臣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以國趙普亦謂以論語一部輔佐宋太祖二君皆深重其言後世賢儒莫不韙之余謂蘇威父綽受周室特恩威乃委身楊公贊成篡業及化及弑煬帝威又迎拜馬首化及敗又降於羣盜李密且謂不圖今日復見聖明密敗又降鄭王世充唐滅世充威已老又扶病爭先出降

此其頑悖無恥真不減黑頭之江長樂之馮嬖羅之矣以孝經立身者顧如是耶趙普輔太祖唱導攘竊弱國勢排陷同列私受外藩之金金匱之盟普實司之而後乃自食其言且知太祖之友愛於是上表自明威稱太宗忠孝以爲他日希恩寵地知太宗之必不能容弟姪也而所以進謀肆毒者百端而未已至一大事矣之言出而犬豕真不食其餘所謂以論語佐主者實少是耶

### 唐高祖

唐高祖欲移隋祚私通晉陽宮人以此畏罪起兵後來  
武韋之禍實基於此寵逆監裴寂使爲總管擊劉武周  
兵潰不問反慰諭之寂既老拜司空就第日令員外郎  
二人往直其門後來尊寵宦官使監軍事實基於此劉  
文靜佐命功臣小有怨望欲罪之秦王世民李綱蕭瑀  
力諫不聽因寂一言而殺之不疑後來郭李諸公爲宦  
官所困辱實基於此可見創業之君以一人一事而開  
數百年之弊端流毒子孫卒以此致覆滅者不可不慎

唐太宗議論

漢高祖雄傑天授措置宏遠使人不能測其涯際固非  
唐太宗所及而太宗之精明曉暢洞悉人君之機要實  
優於漢高祖余特擇其議論之尤切於勸戒者筆而存  
之房元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太宗曰王  
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  
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  
不肖安可舍新而取舊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  
豈爲政之體乎又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願陛下與羣

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太宗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又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蓋

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怨而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初上皇欲強宗室以鎮天下自三從昆弟以上皆為王太宗曰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有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

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又曰比見羣臣多上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又謂侍中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管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當時羣臣如此必

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其幸免者亦爲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又曰開皇中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之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又問羣臣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太宗曰公知其一

不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譽不明則照有不通喜譽則多疑而自用一日萬幾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則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太宗以東作方興宜用十月有司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太宗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急務不可失也又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猶宜將護倘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方俱服誠自古所稀然朕日慎一日維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又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辨口或以奸詐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又曰朕比來決事多不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龍逢忠諫而死朕常痛之湯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

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龍逢之死何  
患君臣不相保乎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請採銀宣饒歲  
可得數百萬緡太宗曰朕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  
無嘉言可以利百姓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  
才卿未嘗進一賢而專言銀利何耶是日黜萬紀使還  
家又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吏得  
為奸自今變法宜詳慎之太宗議論之可存者如此雖  
未及其行事而貞觀致治之本末已可想見矣視後世  
人主如明世宗思宗者足已驕人喜諛惡直善必歸已  
取出臣下徒辜虛名而受小人之欺使聰明蔽於上民  
艱鬱於下馴致大亂而自負為英明者相去不知其幾  
何矣然後歎太宗諸言雖與帝典王謨并傳千載可也

唐太宗一

以唐太宗之好名而解事而乃納曹刺王妃既而生子  
卽以之後曹刺王可見英雄欺人必有欺不得處假仁  
假義必有假不來處

唐太宗二

唐秦王世民殺建成元吉喋血禁門時高祖方泛舟海

此秦王命尉遲敬德入侍敬德擐甲持戈直至上所其  
凶醜來逼真不減張衡之入侍隋文帝也跪而吮乳吾  
誰欺欺天乎後貞觀中遣荆王元景等爲諸州都督送  
之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  
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斯時天  
位已久定計較利害之念消釋殆盡故良心發露不覺  
其言之痛切又與前段欺高祖者不同

唐高宗宋真宗

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懼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  
孫无忌第酣飲極歡拜无忌寵姬子三人爲朝散大夫  
仍賜金寶繒錦十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无忌无  
忌對以他語高宗與昭儀皆不悅而罷宋真宗欲舉天  
書封禪懼王旦不從遣丁謂諭意又詔旦飲極歡因賜  
以尊酒曰此佳釀可與妻孥共飲之旦歸拆封皆美珠  
也遂懼不敢違奉行天書唯謹无忌武夫旦爲士君子  
兩人德望豈可同年而語不謂旦於此段翻不及長孫  
无忌也然二君所行雖不合道理而屈於臣下必欲求  
得當而後已則猶有顧惜名義之心焉余故論著之



陳子昂朱敬則

武后欲革唐命大開告密之門嚴刑酷法以威劫天下  
陳子昂上疏極言酷吏羅織之弊且引隋煬漢武皆以  
數起大獄馴致亂亡其論信美矣不知武后之窮極刑  
威者意在篡國與漢隋事不同為唐臣子者既不能格  
其邪心而徒欲制其末流多言嘵嘵何關痛癢是何異  
或袵其兄之臂而謂之姑徐徐云乎其後朱敬則以太  
后本任威刑以除異議今既革命羣心已定宜省刑尚  
寬以圖長久因上疏極論之是直教以盜亦有道其存  
心更不可問矣唐時士大夫多昧義趨利不識大體大  
率如此

師弟

韓子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是師弟之道也自  
唐開元後專以試士歸禮部其獲薦舉者皆奉之為師  
曰座主曰門生其後積習相沿遂為師弟幾如君臣父  
子之倫之不可易者不知於傳道授業之義何當也且  
爵為天位祿為天祿選舉一途固天之所以厚賢才而  
崇治道者也天子且不得私之為已恩況其奉命而司

存者乎蓋緣富貴利達根於其心與之者以此市恩受  
之者因而戴德無怪乎受爵公朝拜恩私室舉世由之  
而不知其非也故余嘗謂傳道受業之師弟是天理分  
上事座主門生之師弟是人欲分上事

張九齡

張九齡學識醇正風度端雅足繼宋璟其在相位也保  
護太子愛惜名器識安祿山之必反而固請誅之沮李  
林甫入相謂其必為廟社患此皆深識治體卓然有古  
大臣之風矣愚謂元宗在位歲久怠於政事漸肆奢慾  
喜諛惡直又好邊功此其受病之本也於是林甫祿山  
乃得乘間而入以肆其姦橫為九齡者固當直攻元宗  
之邪心俾惕然於保泰持盈慎終如始則佞人自遠雖  
有林甫祿山亦何能為國家之深害哉不治其本而治  
其末病未及除而良醫已先逐矣此孟子所以重格君  
心之非而用人行政舉不足道也

李白

昔人以魯仲連與李白並稱太白天才雄逸詩詞固妙  
絕千古而高風大節則遠不逮魯仲連也仲連在趙圍

城中痛絕帝秦之議昌言極論使魏將喪氣秦將却軍而強秦卒不得逞其志夫垂危之趙何如全勝之唐虎狼之秦勢吞六國亦非永王璘之燿火螢光者可比且魯連不過為趙客而太白之於唐固宗室也乃仲連能以其風節摧抑秦王獨伸大義太白竟為永王璘所屈辱一則磊落軒天地一則奄奄如泉下人其相去如此而後世猶竝稱之何邪

### 唐宣宗明世宗

唐宣宗明世宗皆以支庶繼大統皆號為中興英主而兩君大節斜霄有絕相類者宣宗穆宗之弟敬宗文宗武宗之叔也然親為四君之臣及其以皇太叔嗣位乃信李景讓邪說欲遷四君神主出於太廟賴羣臣議不決而止明世宗父興獻王亦武宗之臣也及世宗奉武宗命嗣大位乃追尊獻王為皇帝脩實錄特立世廟與太廟抗門向祭廟無不同於太廟且欲屢世不祧不獨陵蔑武宗并仁宗以下無不受其陵蔑矣兩君之大不敬於君宗如此又唐宣宗生母鄭氏本郭太后侍兒也後乃尊鄭為太后而不禮於嫡母郭太后使之暴崩又

後本集卷一  
不祔廟不合葬明世宗繼統其母章聖皇后生日百官  
命婦皆使入賀宴飲賚賜有倍常典及昭聖皇后生日  
乃免命婦入賀羣臣諫者咸切責之昭聖以孝宗之元  
后武宗之太后母儀天下者幾四十年而生日反不得  
與藩妃稱后者等此何說也兩君之苟率私情不顧倫  
理如此合而觀之真可謂其揆一也已

呂溫論文

唐人論文章如李德裕韓愈柳宗元李翱諸公其說頗  
工足以樹幟藝苑而於文之大本大源皆無所發明余  
獨愛呂溫人文化成論所見極高度越文僊數子而人  
之傳誦之者甚少因摘錄之曰一二相生夫鈞造物百  
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  
作則實爲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  
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余違  
汝躬獻可替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  
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  
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  
也樂勝則流過之以禮禮勝則雜和之以樂與時消息

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  
梁肅論西伯受命稱王

歐陽脩泰誓論文最雄辨其論改元一段尤爲千古痛快卓犖之議蔡沈已取入書經傳余近讀唐人梁肅西伯受命稱王議乃知歐文以此爲濫觴特其論改元一段爲歐所創獲辨泰誓十有一年之說梁不及歐之直截痛快耳而梁文簡嚴勁質實非歐文所及其中議論亦有窺見本原者較歐作史爲透上一層而人皆知有

歐而不知歐之本於梁梁之勝於歐故特表而著之其文曰太史公曰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遂追王太王玉季改正朝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徵二經以實其說余以爲反經非聖不可以訓莫此爲甚焉嘗試言之夫惟聖人無作作則爲萬代法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

武革命又曰武王未受命未有父受命而子復革命父  
為天子子為末受當武王之會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  
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余小子其  
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天統既改而復云未  
集禮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於上帝追王太王  
王季文王改正朔殊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  
云追王王制既行則不應復云改制是皆反經者也夫  
大者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為  
上下之禮裁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相間若億

兆之去留天命之與奪則存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  
謳歌所歸而舜禹揖讓桀紂惡盈則湯武放伐所謂後  
天而奉天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若殷道未絕紂凶未  
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已此其非聖  
者也余以為大雅作周之義蓋取夫積德累仁為海內  
所歸往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所謂革命易姓為作周  
也泰誓紀年蓋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  
芮始故斷為受命之歲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叙之曰  
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為之數也文王

既沒經義斯在如曰不然以俟君子

呂才叙陰陽祿命

陰陽祿命之說惑世最深賢者不免余嘗愛唐博士呂才之言有足以警世者故錄之下方以告後人才叙祿命書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天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明著者也叙葬書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

以爲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室不毀則日中而室于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北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

官妓

秦始皇刻石會稽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  
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潔誠夫為寄殺之無罪男乘  
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威化廉清其正民厲俗之意  
不憚諄復如此君子不以人廢言可也至唐宋時乃有  
所謂營妓官妓者雖明君在上賢有司在地方亦不以  
為怪夫人有貧富貴賤之不同而含氣肖形為天地所  
生之人則一也人而為妓此何等事而官使為之刻削  
其羞恥滅絕其人道而納之於禽獸之域著為令甲以  
墮天汨民於為民父母之道何居焉其有媿於暴秦也  
多矣

張昭遠

後唐明宗諸皇子荒於禽色無師傅之訓時史館脩撰  
張昭遠上疏曰臣竊見先朝時皇弟皇子皆喜俳優入  
則飾姬妾出則夸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  
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  
理卓哉此論真千古之藥石也昭遠在當時以儒學著  
名雖處尚武之朝猶能昌言如此明宗雖不能用而歎



賞其言不以爲罪嗟乎昭遠真不愧爲儒臣而明宗之  
受言亦真可謂之明也已矣

明儒媚佛

晉徐藻妻陳氏見人爲其父作誄稱引老莊心以爲憾  
與妹書曰先君體弘仁義動則聖檢可謂立德立功示  
民軌儀者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真榮位未登高志不  
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  
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爲喻  
耶竊謂魏晉之時老莊塞路名人才士莫不靡然嚮風

而陳氏以一婦人獨能超然遠覽拔出流俗之外真可  
謂閭閻中豪傑之士矣明太祖溺於佛法崇信沙門宋  
濂以理學名臣不能直言規正反爲之修飾詞藻極力  
鋪張其事此不過憚太祖之威嚴故爲隱忍附會與宋  
王旦之奉行天書等耳至明季某君素以碩儒自負而  
乃捨其餘唾又爲之辭謂太祖爲古佛現身統合三教  
而宋濂則夙受付囑見而知之君臣際會開國宜民莫  
非了此一大因緣公案且謂濂雖誦法程朱而其見道  
實高出程朱之上以程朱闢佛而宋濂贊佛故也由此

觀之唐虞三代盛時中國無有佛法在某君必以爲銜  
陷而孔子之攻異端孟子之距楊墨亦必不爲某君之  
所喜但不便筆之於書耳夫晉之陳氏不肯以老莊誣  
其父而宋濂忍以佛法逢其君且宋濂不過苟且逢君  
於一時而某君敢公然叛聖於萬世是宋濂者陳氏之  
罪人而某君又宋濂之罪人也嗚呼曾謂名臣碩儒不  
如一婦人女子乎亦可謂失其本心者矣

于謙

于謙却敵之功甚似寇準李綱晚節却似趙普之於太  
宗普之罪陰助邪謀而謙之失由護惜功名不肯以死  
生去就爭之耳不知爭廢太子謙必可得之於景帝卽  
不聽必不至死且景帝亦必不能殺謙謙奈何以不能  
去之故黯黯而已乎彼普之長君逢君亦緣阨於盧多  
遜欲復爲宰相故不自知其背謬之至於斯極也夫姦  
邪如普豪傑如謙而皆累於患得患失之一念焉名位  
之於人甚矣哉

茅坤

茅坤時文古文皆不逮歸唐兩家其所評次諸書亦疎

淺無足觀者而其立朝頗有本末絕不草草初舉時世宗惑方士之言日事禱祠執政蒐少年有文名者以備祝釐雅屬意坤坤峻却之曰吾豈能辱三寸管爲宰相奴耶又爲書以詆執政媾吳春吳春者薦坤於執政者也於是執政大怒屬吏部選坤邊徼邑令賴一郎中力救得選青陽甫二年卽丁艱服闋赴部時嚴嵩當國慕坤才名屬吏部選坤分宜令坤力辭不就願就教職嵩亦深致憾焉夫以齋詞得館選結歡君相與爲權相邑令徐通津要皆人所願望而不可得者坤獨毅然自持如此其前遠勝袁元峯其後亦賢於唐應德鹿門有此二事可以傳矣

舊京敝俗

唐穆宗流連宴樂羣臣化之一日問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穆宗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媿左在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余聞諸父老云明季舊京視唐時尤甚

有以鄉尹之尊與屬官會飲聚博狎比無復倫等者禮  
義廉恥蕩滅無餘官守吏職頽廢不問貪狼碩鼠互相  
庇覆公卿大夫日泰然於沈酣醉飽之中而受其害者  
獨民也至於民窮無告比屋思亂流寇遂半天下而宗  
社之亡也忽焉又豈獨百職皆廢而已乎杜工部曰朝  
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可爲千載合轍但恨其時無  
公著者一昌言之